

儀

禮

正

義

儀禮正義卷二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若不醴則醮用酒

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爵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

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是酌而無酬酢曰醴醴亦當爲禮

疏曰正義曰自

此至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言不醴而醮之事○案醴爲太古造法酒爲後世造法醴渴酒清醴質而酒文也據行

禮之本意則質爲重故冠禮以醴爲正而醮亦並行焉張

氏爾岐云醴醮二法其異者醴側尊在房醮兩尊于房戶

之間醴用解醮用爵醴篚從尊在房醮篚從洗在庭醴待

三加畢乃一舉醮每一加卽一醮醴薦用脯醢醮每醮皆

用脯醢至三醮又有乾肉折俎醴贊冠者酌授賓賓不親酌醮則賓自降取爵升酌酒醴者每加入房易服出房立待賓命醮則再醮訖立筵面待賓命醴者每加冠必祝醴時又有醴辭醮者加冠時不祝至醮時有醮辭其餘儀節

並不異也○注不改者也集釋者作舊嚴本及各本俱作

者校勘記以作者爲是而審行之是也毛本有也字嚴徐

集釋俱無者也者聖人謂周公言周公制禮體子以體而復有用酒不改此以其國有舊俗可行用焉不改故竝著之於經朱子謂案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注求猶務也不務變俗謂大夫出在在他國不變己本國之俗案鄭荅趙商以爲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卽引此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注不同然則不求變俗鄭有兩解此注所引蓋謂不變他國舊俗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也孔疏又云祭祀之禮卽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駢黑首皆如其國之故者謂故俗也今案鄭引曲禮至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卽云是者謂曲禮所云是不改舊俗也據夏殷立論蓋謂夏殷之子孫不變夏殷之舊俗與此孔疏朱子注疏是云不醴而薫乃謂此經薫用酒爲夏殷冠子之法朱子注疏是引義殊賈疏乃謂此經薫用酒爲夏殷冠子之法朱子注疏是參布祔有離合皆周禮自不同未必夏殷法也其說誠有

劉氏敬以醮用酒專爲庶子冠法盛氏云如以此節爲醮庶子經當云若庶子則醮用酒而下文亦不應別見庶子冠法矣朱子謂庶子一醮以酒安得有若此及殺牲之盛禮哉然則劉說亦非矣蓋制禮惟醴而已其或舊俗有用醮者聖人以其無大害理故亦錄於禮經以聽民之擇用也又盛氏謂自此以下皆爲記文詳後記下云酌而無酬酢曰醮者或謂醮與醕通曲禮長者舉未醕鄭注盡爵曰醕荀子禮論篇利齋之不醮也楊注醮盡也是也然說文以醮爲冠娶禮與醕異義此云無酬酢者吳氏紱云醴無酬酢冠禮醴子昏禮醴賓醴女醴婦聘禮醴賓皆是也亦有酬酢者冠禮醕賓鄭氏以爲清醴是也若醮則皆無酬酢此經及昏父醮子命之迎使人醮庶婦是也云醴亦當爲禮者醴與酒對上云醴此云酒是也醴亦與醮對用醴謂之醴用酒謂之醮是也此經醴字不必改禮說已詳前

尊于房戶之間兩瓶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

房戶間者房西

室戶東也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疏此設尊亦當在陳服之後與醴子同敖氏云兩瓶一酒一玄酒也玄酒在西尊面上也加勺加於二尊之上而覆之也玄酒

亦加勺者不以無用待之也南枋爲酌者北面覆手執之便也注云房戶閒房而室戶東也者凡言戶者皆室戶以經云之閒明在東房與室戶之閒故知房西室戶東也云禁承尊之器也者禁以承尊經云有禁明兩斚俱有也云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者詳特牲記又豐亦承尊器詳燕禮云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者李氏云古未有醴酪以水當酒之用後世以其色玄故謂之玄酒又云凡醴無幕醮亦不用幕從醴質蔡氏云醴一斚無禁無玄酒有勺枉篚不加於尊醮則兩斚有禁有玄酒加勺尊上此其異也禮經釋例云凡設尊賓主人敵者於房戶之閒君臣則於東楹之西竝兩壺有玄酒有禁案上冠禮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閒云云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閒斯禁有玄酒在西特牲禮尊于戶東玄酒在西注戶東室戶東少牢禮司宮尊兩斚于房戶之閒注房戶之閒房西室戶東也飲酒與祭皆尊於房戶之閒者旣祭獻賓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鄉射不云房戶之閒者蓋鄉射於序序有堂無室無室則無房戶故但云尊于賓席之東鄉射上經云乃席賓南面東上注不言於戶牖之閒者此射於序是也鄉飲酒疏云設酒之尊皆於顯

處見其文是以此及醮子與鄉射特牲少牢有司微皆在房戶之間。敖氏繼公曰不言戶牖間者可知也。記云出自東房有東房而房則中有室而席賓於戶牖之間也。明矣。皆與注異。有司微既祭，賓戶之禮因少牢正祭之酒但攝之而已。不更設尊故疏亦以爲在房戶之間也。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注於東楹之西。予君專此酒也。玉藻曰：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大射儀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瓶在南有豐膳尊卽燕禮公尊君之尊也。兩方壺臣之尊也。君臣不同尊君也。皆有玄酒故君臣皆兩尊。注云酒在北尊統於君南爲上也。唯君面尊言專惠也。燕禮大射皆臣與君行禮故尊於東楹之西也。曲禮侍飲於長者孔穎達正義曰陳尊之所貴賤不同若諸侯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西自北嚮南陳之酌者在尊東西嚮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面有鼻鼻向君示君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酌者嚮北以面爲上尊時主人在阼西嚮賓在戶西牖前南嚮使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也。尊于房戶之間但云鄉飲酒不云鄉射較賈氏爲精矣。釋例又云案燕禮疏云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鄭注鼻在面中言嚮人也據燕禮

向君而言少儀又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鄉飲酒云
尊兩壺于房戶之間玄酒在西又鄉射云尊于賓席之東
兩壺斯禁左玄酒鄭注設尊者北面西曰左此皆據酌者
詳疏意以爲鄉飲鄉射設玄酒之位與燕禮若有異者考
鄉飲鄉射尊面向南則以西爲上燕禮大射尊面向東則
以南爲上經例固不異也洗有篚在西南順北

疏正義曰

注云洗庭洗者以別於北堂之洗也

疏不言設洗者敖氏云醮而設洗之節亦與
醴同惟有篚爲異此見其異者耳今案醴之篚在房醮之
篚在庭此其異也云當東榮南北以堂溪者說已詳前云
篚亦以盛勺饌者王氏士讓云三醮皆用爵勺加在尊上云
篚中非解并無勺也注誤耳張氏惠言云房中之篚有勺
尊者醴尊不加勺故也此尊既加勺則勺不在篚注連言之
誤今案爵饌通稱篚有勺者褚氏謂勺先實於篚後加於
尊則注說亦可通云陳於洗面者據經有篚在西言之也
云南順北爲上者此篚蓋縱設之以北爲上特牲記注
謂南順統於堂也是也據此則篚似有刻識爲首尾矣此
篚在庭爲下篚又在堂爲上篚詳鄉飲禮始加醮

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

始加者加一醮也

冠於東序醮之於戶西同耳始醮亦薦脯醢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凡薦出疏正義曰朱子云始加二字乃疊見前始加繙自東房布冠一章之禮醮用脯醢乃題下事其實賓荅拜後乃薦之也敖氏云卒洗亦當壹揖壹讓乃升今案此章於其儀文之與醴同者皆云如初則醴爲正禮益可見矣注云始加者言一加一醮也者注以經云始加卽云醮明是一加一醮與醴行於三加之後乃薦脯醢者異矣云加冠於東序醮之於戶西同耳者上冠子筵于東序醴子筵于戶西此經不言故注補之明一加一醮雖異而其行禮處所則與用醴者同也醮之於戶西卽所謂醮於客位者據此則鄭不專以醮爲冠庶子法明矣云始醮亦薦脯醢者明每醮皆有脯醢也云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者爵實于篚在洗西是在庭也酒尊于房戶之間是在堂也上醴子者醴在房贊者酌授賓賓無升降之賓降盥主人降賓辭主人對也但前將冠時賓降止爲盥時

也云凡薦出自東房者禮經釋例云凡脯醢謂之薦出自東房案士冠禮疏云醴尊在房脯醢出自東房酒尊在堂注云凡以該之考士冠禮陳服于房中又云脯醢南上房中卽東房也鄉飲酒記薦脯五牋出自左房鄉射記薦脯用蕩醢以豆出自東房特牲禮豆蕩鉶在東房少牢禮饌豆籩與罷于房中又陰厭主婦薦自東房此皆疏所已言者也公食禮設正饌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又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有司敬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又云主婦興取蕩于房又主婦獻尸興入子房取糗與股脩執以出又主婦致爵于主人設糗脩如尸禮又主人獻長賓宰夫自東房薦脯醢又不償尸之禮主婦亞獻反取蕩于房中執粢糗又云婦贊者執粢糗此皆疏所未言者也燕禮大射聘禮以及有司敬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主婦獻賓侑主婦受尸酢不償尸之禮主婦獻祝主婦致爵于主人可知其餘在東房者特牲記云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一鉶亞之從獻兩豆亞之

四遷亞之則是冠者拜受賓荅拜如初贊者筵於戶面賓反吉非恆例矣升揖冠者就筵乃酌冠者南面拜受賓授爵東面荅拜如禮也於賓荅拜贊者則亦薦之疏正義曰注云贊者荅拜者因經但言拜受荅拜未言節次面位故約醴子之文以明之見醮與醴同也云如醴禮也者釋經如初之文也云於賓荅拜贊者則亦薦之者上醴禮云賓東面荅拜下卽云薦脯醢明醮禮亦當於賓荅拜時薦之也張氏爾岐云賓亦筵前北面擇醮辭訖冠者乃南面拜受

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

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荅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面冠者立俟賓命賓揖疏正義曰朱子云此正醮禮之則就東序之筵也下兩醮及後章三醮凡

言如初者皆謂如此禮也李氏云不卒爵者從醴禮張氏爾岐云降筵奠爵而後拜執爵與賓乃荅拜拜訖冠者乃奠爵薦東其節亦與醴同今案上醴禮云冠者奠爵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此奠爵薦東云立于筵面唯此爲異耳注云冠者立俟賓命者沈氏彤云上一加入房易服訖而出南面者立於房戶外之西待命也此立于筵面待

命者以不但易服出房而又醮訖故筵而便也云賓揖之則就東序之筵者賓揖之卽所謂賓命也就東序之筵謂當更加徹薦爵筵尊不徹

徹筵尊三加可相因由便也疏

正義曰注云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者謂後加更須設薦爵故徹之也敖氏云徹之亦贊冠者也每醮禮畢必徹薦加可相因由便也者吳氏章句云可相因者則不徹上祇

一醴故醴畢見母而盡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

徹此三醮故其節不同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

如初攝猶整也整酒謂攝攝爲攝

疏正義曰朱子云此如初儀者如前再加一章之儀也下條放此

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言惟攝酒異於始醮其他皆如之

也注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者胡氏承琪云說文攝

引持也引持亦整理之義故鄭君訓攝爲整惠氏棟云漢書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畱犁撓酒應劭曰撓和也鄭

以攝酒有攬撓之事故舉漢法以明之今案有司徹司宮

添酒注云更撓益整頓之賈疏云因前正祭之酒更撓攬

之示新也此經再醮言攝酒三醮不言攝下若殿章再醮

不言攝三醮言攝酒皆省文互見其實再醮三醮皆攝酒也云今文攝爲攝者胡氏云攝正字今文省作攝猶爾雅攝虎彝釋文云攝又作攝是也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齊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

乾肉牲體之脯也

折俎以爲俎齊嘗之

疏正義曰朱子云

初儀見上三醮唯攝酒及有乾肉折俎齊之爲異其他皆

如始醮也

北面取脯見於母敖氏云著此者見其與醴同

獸也

注云乾肉牲體之脯也者案周禮脯人掌乾肉凡田

涼州

脯之肺膾臍脾之事鄭注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

烏翅矣薄析曰脯擗之而施薑桂曰殷脩脯小物全

乾據此則乾肉與脯膾臍脾俱別此云牲體之脯謂以牲

體乾之如脯沈氏形云但取於脯之乾不取其薄析是也

云折其體以爲俎者賈疏云或爲豚解而七體以乾之謂

之乾肉及用之將升於俎則節折爲二十一體與燕禮同

故總名乾肉折俎也盛氏云俎用乾肉不殺故也今案豚

解之法陳氏祥道據士禮特豚四鬚去蹠兩肅脊謂四

鬚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肅一脊而爲七是也體解

之法朱子謂折脊爲三曰正脊曰蹠脊曰橫脊兩肅各三

曰代魯曰長魯曰短脊

凡六兩肅各三曰肩曰臂曰臑凡

六兩股各三曰辨曰臘凡六通爲二十一體是也陳氏去兩脾而以兩股足之非是辨見少牢禮佐食遷脰俎于阼階而下又案宣十六年左傳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杜注宴則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亦謂折爲二十一體也若骨折與節折異骨折則特牲記所言是也云齊嘗之者說文嘗嘗也禮記穎記下鄭注嘗嘗皆嘗也齊至齒啐入口是也。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局廟一豚特豚也凡牲皆用左脾煮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脾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疏古文鼎爲密欲於體殺牲又盛於折俎而冠不以盛禮先之者聖人制禮欲其盡人可行故示以淳朴之意也注云特豚一豚也沈氏形云不用豕而用豚豚未成牲而將成牲於冠義類也云凡牲皆用左脾者禮經釋例云凡牲皆用右脾唯變禮反吉用左脾案鄉飲酒記賓俎主人俎介俎皆右體進脰俎射記亦云皆右體也進脰注右體周所貴也此嘉禮用右脾也特牲記尸俎右肩脅膚脰脴少牢禮司馬升羊

右脾牌不升注上右脾周所貴也又司士升豕右脾又將
祭載俎上利升羊載右脾下利升豕其載如羊有司徹同
體此吉禮用右脾也是凡牲皆用右脾也旣夕禮大遣真
馬牝羊亦司馬載載右體又云司士牝豕亦司士載亦右
陳鼎其實羊左脾豕亦如之注反吉祭也士虞記豚解升
左肩臂膚肫脰脅脊脅又云升脂左脾是變禮反吉始用左
脾也至於特牲記賓骼注骼左骼也賓用左骼者亦下尸也
有司徹侑俎羊左肩左肫豕左肩折侑用左體者因阼俎無體故下尸也
也主婦俎羊左臑主婦用左體者因阼俎無體故下尸也
凡牲皆用左脾當作右脾左字蓋傳寫之誤褚氏云諸吉
禮皆升右脾而此注言凡則是解全經之通例何反背經
而云左斯不然矣賈不悟其謬乃云據夏殷法曲說也盛
氏世佐盧氏文弨張氏惠言亦皆以左爲右之誤云煮於
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者此因經言載合升而分別
其義也凡牲煮於爨上之鑊謂之亨由鑊而實於鼎謂之
升其由鼎而盛於俎謂之載李氏云牲體在俎亦得升名下
云脊升折俎少牢云升羊載右脾是也云載合升者明亨
與載皆合左右脾者加載於合升之上見不獨合升於鼎
而亨與載亦皆合左右脾也敖氏以載爲衍文沈氏形以

特豚載爲句謂俎爲載也豚合升而不竝載則經當明之如昏禮盥饋合升側載也沈說非是教去載字則升者將不載乎更非矣釋例云士昏禮初昏陳鼎其實特豚合升注合升合左右肺升於鼎冠禮人道之始昏禮男女之始大斂人道之終故皆合升左可祭也可齋也者肺必割之而後可祭可齋但肺有二種一曰舉肺爲食而設割之使不絕中央少許又名離肺又名濟肺是也一曰祭肺爲祭而設割斷之使絕又名刲肺又名切肺是也儀禮諸篇多舉肺祭肺竝言此但言離肺又不言刲肺蓋省文耳肺爲氣主周人尚之故與牲體同寶於鼎也云今文局爲鉉古文鼎爲密者此注但疊今古文而未解局鼎之義案士昏禮注云局所以扛鼎鼎覆之公東本短則編其中央或謂此注有局鼎扛所以舉之者也禮注局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鼐蓋以茅爲之長則鼎覆之十二字考嚴本及各本皆無蓋移後篇之注於前耳未足據段氏儀禮漢讀考云局篆作鼐以片野之片爲聲音古梵切鼐以一下墜之「爲聲音莫狄切說文鼎部

曰鼎以木橫貫鼎耳舉之从鼎片聲周禮廟門容大鼐七箇卽易玉鉉也又曰鼐鼎覆也从鼎一亦聲蓋許叔重原文如是二形相似轉寫遂但存其一又云說文金部鉉字下曰所以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鼐則許氏所據古文禮作鼎甚明十七篇內本皆鼐鼐迺文後人因兩字易混遂易鼎爲局王石耀先生云此臆說不可從說文鉉字易注禮謂之鼐當作周禮謂之鼐與鼐字注引周禮正合鄭注明言今文局爲鉉則古文乃是局字非鼐字儀禮今文作鉉而許不引者已云易謂之鉉則不須更引儀禮至古文作局乃鼐之俗字例不當引故不引也左氏喧云扛鼎之具說文作鼐而鄭與許異者以儀禮古文已假借用局字說經嫌於改字故從古文說文鼐字注云以木橫貫鼎耳則字不當從金又从辭鼎王鉉玉亦非可以扛鼎也豈扛鼎之具飾以金飾以玉與惠氏棟云今文局爲鉉是局卽鉉也顏師古謂局貫於鉉則是以鉉爲鼎耳誤矣胡氏承珙云禮經今文作鼐者正字古文作密者假借字鄭於貫鼎之扛皆從古文作局不從今文作鉉於覆鼎之蓋皆從今文作鼐不從古文作密此則其例之畫一者也今案一鼎自一至十二數有多寡由禮有隆殺也此云實於鼎則一鼎也楊氏儀禮旁通圖一鼎特豚士冠醮子士昏婦盥

禮士喪小斂奠用之三鼎豕魚膾特牲祭昏禮其牢蒸禮
大斂奠朔月奠遷祖奠用之五鼎羊豕魚膾膚少牢祭聘
禮致殮眾介玉藻諸侯朔月用楊氏云少牢五鼎大夫之
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微乃升羊豕魚三鼎
膚爲庶羞膚從豕陳于門外如初以其繹祭殺於正祭故
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
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五于門外是也又七鼎牛羊豕
豕魚膾腸胃膚公倉下大夫用之九鼎牛羊豕魚膾腸胃
膚鮮魚鮮膾公倉上大夫用之楊氏云上大夫九俎九鼎
九鼎也牛羊豕曰大牢凡七鼎九鼎皆大牢而以魚膾腸
胃膚配之者爲七又加鮮魚鮮膾者爲九又十鼎正鼎七
牛羊豕魚膾腸胃膚陪鼎三卿臚聘禮致殮上介用之
十二鼎正鼎九牛羊豕魚膾腸胃膚鮮魚鮮膾陪鼎三卿
臚聘禮宰夫設殮卿歸饔周禮膳夫王日一舉用之楊
氏云几十鼎十二鼎皆合正鼎陪鼎也郊特牲云鼎俎奇
而笾豆偶以象陰陽若十鼎十二鼎正陪別數則爲奇也
始醮如初亦薦脯醢徹薦疏正義曰朱子云初謂前章之
始醮也吳氏章句謂如初兼
禮及醮言非注云亦薦脯醢徹薦齋筵尊
不徹矣者是亦據前章之始醮言不兼禮也再醮兩豆葵

菹瀛醢兩籩栗脯

菹瀛醢

正義曰朱子云再醮唯攝酒加豆籩爲異不言

禮加籩之實也前止一豆一籩此兩豆兩籩者敖氏云於此加其豆籩以起三醮之禮示禮隆有漸也。注𦥧喻醢

釋文嚴徐集釋通解敖氏作𦥧毛本誤作𦥧校勘記云此字从虫𧈧聲

云𦥧醢𦥧喻醢者以𦥧爲𦥧喻周禮醢人云今文𦥧爲𦥧者段氏云說文𦥧字下云一曰𧈧喻也𦥧字下云𦥧也云今文𦥧爲𦥧者段氏云說文作𦥧也然則𦥧與𦥧同物而異名周禮作𦥧儀禮古文

云𧈧喻也然則𦥧與𦥧同物而異名周禮作𦥧儀禮古文同今文作𦥧禮記從今文者也故內則作𦥧醢徐仙民禮記

𦥧音𦥧此據周禮及儀禮古文顏師古議其未達又云𦥧者𦥧類而非一失於考之不詳今案鄭以𦥧字近古故

今文不用也爾雅郭注謂𦥧喻卽𦥧牛熊氏朋來以內則之𦥧乃古螺字𦥧卽螺亦作𦥧韻書

云蚌屬非𦥧牛之𦥧其說與郭異矣三醮攝酒如再醮

加俎齊之皆如初齊肺俎齊之齊當爲祭字之誤也祭俎

如初如疏正義曰朱子云初謂上章之三醮也今案加俎祭脯醢

謂加豚俎三醮亦兩豆兩籩如再醮而又有豚

如初如疏正義曰朱子云初謂上章之三醮也今案加俎祭脯醢

俎旁三加彌尊故三醮禮彌盛也齊肺卽離肺也殺牲而後有肺則齊肺不在如初中故退在下也注云攝酒如再醮不言者省文說已詳前云加俎齊之齊當爲祭字之誤也者賈疏云經有二齊不破如初齊之齊唯破加俎齊之字者以祭先之法祭乃齊之又不空有二齊故破加俎句齊肺爲句故既破上齊爲祭卽云祭俎如初如祭脯醢則疏當云不破齊肺之齊此乃云不破如初齊之齊轉似以齊肺與上皆如初連文誤矣今案鄭破上齊爲祭卽云祭俎如初如祭脯醢是爲祭俎言之其實經云皆如初所包尙廣不止祭俎一事也上章三醮有乾肉折俎齊之其他如初明折俎不枉如初中故別云其他謂薦脯醢及降洗升酌至祭酒諸儀也此經云皆如初亦兼薦脯醢及祭脯醢不徹薦唯徹齋而已乃臚說不可從後儒多辨之○又案朱子不取鄭改字之說謂上章之俎無肺而此章有肺故又特言所齊者肺而不嫌於複出則此齊字當從本文爲是陸氏亦云齊讀如字齊肺釋上齊之爲齊肺也說與

鄭異今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疏

正義曰如初謂見母也方氏苞云有加俎而取

籩脯者執以見母濡肉非所宜蔡氏德晉云籩脯籩中之脯取籩脯見母以別於薦脯也薦脯已齊籩脯未齊今案必取籩脯者恐其亵爾○以上殺牲而醮

右醮用酒之禮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

父兄諸兄疏

正義曰自此至直東塾北面言孤子冠法○此孤子

謂適子無父者也教氏云孤子雖尊於家然未冠不可與成人爲禮於外故戒宿賓客則諸父若兄爲之惟言父兄戒宿則筮日筮賓爲期之事皆將冠者自主之可知注云父兄諸父諸兄者謂諸伯叔父及諸從兄之屬是也

冠之日主人紿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

昨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疏

正義曰此主人謂孤子將古文紿爲結今文禮作醴

冠者也上經云將冠者采衣紿此但言紿而不言采衣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是也然則亦不用錦束髮可知矣迎賓拜揖讓立于

讓序端謂前主人迎賓面再拜賓答拜以至三揖至階三
加冠之主人也敖氏云孔子未冠而於此乃行成人之禮
者無父則得伸其尊也諸父若兄不主其事者家無二主于
東序醴于東序也今案醴不於戶而客位者以父沒不敢于
以賓客禮自居故冠在阼禮亦在也上經冠子筵于東
序少北張氏惠言云此孤子冠當正在阼階不少北也敖
氏謂禮爲賓與冠者行禮非是然則有父加冠則將冠者
給而俟于房孤子則醴于阼此其異也注云冠主冠者親
父若宗兄也者親父冠者之父宗兄則適兄也注意蓋謂
庶子父不在而冠則適子可爲之主耳言宗者以其承
鄭義疑本此云古文給爲結詳前云今文禮爲醴者或謂
宗小宗而言是適也昏禮記曰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
空從古文作禮或謂空從今文作醴諸說紛紛胡氏承珙
云賈疏謂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言醴則不兼於醮言禮納采
兼醴醮二法此說是也若昏禮賓入授如初禮謂如納采
授鳩之禮聘禮賓拜禮于朝乃拜夫人之歸禮又禮玉束
帛乘皮乃報彼君之享禮皆與醴酒無涉故鄭皆從禮不

從醴也 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荅拜疏

正義

曰阼階上西階上各專階也拜言凡者謂醴若醮時拜受
卒拜及荅拜之類也此孤子冠賓主皆北面專階而拜異
於父在時醴與醮之拜也故氏云此賓主相拜之正位也
禮經釋例云凡門外之拜皆東西面堂上之拜皆北面案
士冠禮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
拜又賓至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荅拜亦東面拜士
昏禮親迎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荅拜特
牲饋食禮宿尸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
北上主人再拜尸荅拜又宿賓賓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
東面荅再拜又視濯視牲主人及子姓兄弟卽位于門東
如初注初筮位也卽門外西面之位又云賓及眾賓卽位
于門面東面北上又云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三拜眾賓眾
賓荅再拜又祭日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卽位于門外如
初主人拜賓如初此皆大門外之拜士昏記若不親迎主
人出門左西面注出內門壻入門東面注入大門奠摯再
拜出此內門外之拜是門外之拜皆東西面也又士冠禮
戒賓宿贊冠者士相見禮迎賓鄉飲酒鄉射禮戒賓速賓
迎賓聘禮致館公食大夫禮戒賓亦皆門外之拜經不云

東西面者文不具也又送賓及爲人使者不答拜而主人
門外之拜當亦西面也士冠禮孤子冠凡拜北面于阼階
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士昏禮納采賓致命主人阼
階上北面再拜又醴賓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
拜又親迎賓升北面奠屬再拜稽首鄉飲酒禮拜至主人
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鄉射作
答再拜又主人獻賓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
拜又賓阼主人主人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
拜又云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鄉射無北面二字文不具
也又主人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又云賓西階上
答拜鄉射作北面答拜又主人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又
云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又云介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
奠爵遂拜鄉射禮旅酬主人阼階上北面拜又云賓主人
之西北面拜送又二人舉觶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鄉
飲酒不云北面文不具也燕禮主人升自西階賓右北面
至再拜又主人獻賓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
拜又賓醉主人北面拜受爵又主人酬賓賓降筵北
面答拜賓降筵三字大射作西階上聘禮賓致命公左旋
北向擯者進公當楣再拜又賓觀升公北面再拜特牲饋
食禮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有司徹主人授尸几東

櫛東北面拜又云尸與侑皆北面答拜又尸西北面
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又主人酌獻尸尸北面
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又尸拜告旨主人北面
于東楹東答拜又尸北面卒爵拜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
拜又主人酌獻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
面答拜又侑北面于西楹西卒爵拜又尸酢主人主人拜
洗尸北面于西楹西答拜又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
西楹西北面答拜又主人北面于阼階上卒爵拜又尸侑
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尸侑皆
答再拜又上賓三獻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又主人酬尸東
楹東北面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又獻賓于西階上主人
在其右北面答拜又主人酌醉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
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又尸作三獻之爵三獻北面答
拜又酌獻侑三獻北面答拜又酌致主人三獻東楹東北
面答拜又尸酢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又二人舉觶西
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又尸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
人右坐奠爵拜主人答拜是堂上之拜皆北面也又士
禮賓醴冠者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有司徹尸
醉三獻尸升筵南面答拜此皆堂上拜而不北面者辟正
主也又士昏禮婦見舅姑升進北面拜又贊醴婦婦東面

皆西面拜受賀西階上北面拜送有司徹主婦獻尸侑及受尸
拜不皆北面異於男子也釋例又云凡賓主人禮盛者專
賓陪不盛者不專陪紫士冠禮孤子冠凡拜北面于阼階上
賓亦北面于西階上荅拜士皆禮納采賓升西階當阿東
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禮畢醴賓揖讓如初升主
射賓至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
入北面再拜亦于阼階上賓西階上北面荅拜鄉飲酒鄉
當楣北面荅拜主人獻賓拜洗受爵送爵告旨卒爵賓
醉主人拜洗受爵送爵卒爵崇酒主人酬賓先卒解及受
解送解皆主人阼階上拜賓西階上拜聘禮公升二等賓
升西楹西東面歸饔餼及問卿皆賓主專階有司徹迎尸
迎侑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而東上
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荅拜主人又拜侑侑荅拜主人
獻尸送几受几拜洗受爵送爵告旨卒爵主人受尸酢拜
洗受爵卒爵崇酒主人酬尸先卒解受解皆主人于東楹
東拜尸于西楹西拜東楹東卽阼階上也西楹西卽西階
上也公食大夫拜至賓雖降階拜辭之始升成拜然亦各
爵卒爵介爵主人獻介受爵送爵於其階是禮盛者則專階也鄉飲酒主人獻介受爵送爵卒爵崇酒皆介於西階上拜主人

于介右拜同拜于西階上鄉射禮主人獻大夫卽遵者受
爵送爵卒爵大夫酢主人實爵卒爵崇酒亦大夫於西階
上上拜主人于大夫右拜鄉飲酒鄉射主人獻眾賓于西階
上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注拜送爵於眾賓
右是亦同在西階上也燕禮大射賓主人皆升自西階主
人賓右至再拜賓荅再拜主人獻賓拜洗送爵受爵告旨
卒爵賓酢主人拜洗受爵送爵卒爵主人酬賓先卒爵受
爵送爵皆賓于西階上拜主人于賓右拜燕禮大射公席
于阼階上不與賓行獻酢之禮別使宰夫爲主人故不敢
專階而與賓同行禮於西階上也若主人獻公則降自西階上拜有司
徹主人獻侑侑于西楹西拜主人于侑右拜是禮不盛者
則不專階也又特牲饋食禮主人獻賓受爵送爵卒爵及
酌醉賓皆于西階上拜主人于賓右拜祭畢飲酒殺於飲
酒正禮故不專階也至於有司徹獻長賓略
同鄉飲酒獻眾賓之儀故亦同在西階上也若殺則舉鼎

陳子門外直東塾北面

孔子得申禮盛之父疏正義曰殺
盛氏以此爲孔子冠之變禮是也陳子門外廟門之外也
當東塾謂鼎在東塾之南也考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

北面不云北上則止一鼎爾賈疏以爲三鼎非也○注孤
子下教本有尊字嚴本無校勘記云教蓋以意加不可從
云孔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於門外者鄭意以
其子故不陳於門外孔子自主冠則陳於門外示特殺以
盡敬於賓而非爲己說亦可通賈疏乃謂陳鼎在外者賓
客之禮在內者私家之禮案士昏禮陳三鼎于寢門外特
牲禮陳鼎于門外少牢禮陳鼎于廟門之外此皆私家之
禮而陳鼎在外則賈說不足據矣禮經釋例云公食大夫
禮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此陳於門外而南面者也
至於士葬禮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奠旣夕禮陳鼎皆門外
西面士虞禮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入設于西階
前東面北上則又禮之變不可引以爲據也教氏云大夫
士陳鼎于門外皆北面惟葬奠西面國君陳鼎南面天子
未聞此說得之○李氏云大戴禮曰公冠自爲主迎賓揖
升自阼立於席北旣醴降自阼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
西階以異其餘皆與公同也曾子問曰父沒而冠則已冠
掃地而祭於禫已祭而見伯叔父而後饗冠者饗冠者

謂禮賓也今案大戴禮所云可證孤子自爲主之禮曾子問所云則直可補此經之闕也周氏學健云已祭而見伯父叔父則知伯叔父不得爲冠主明矣

右孤子冠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

房外謂尊東也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

成而疏

正義曰上經所云通子無父者冠法也此經所云不尊庶子父在者冠法也敖氏謂父沒則其禮同於通

恐非方氏苞云通兄在而庶弟冠於阼其義何居觀庶婦

之不饋則知庶子不得與通同矣今案遂醮焉者謂冠於

房外醮亦於房外也敖氏云若不醮而醴其位亦如之

此說甚是周公制禮以醴爲正醮則因其舊俗而行之經因此

上醴醮竝言故隨舉醮言之與言醮於客位者同互文耳

非謂庶子冠但得用醮而不得用醴也賈疏牽涉夏殷謂

三代庶子皆同用醮非矣又謂周庶子一醮夏殷庶子三

醮更屬支離敖氏云經惟言冠而遂醮略無異文則是三加三醮皆與上文通子之禮同惟以冠醮在房外爲異案

敖說是也褚氏云通子有當用醮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

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飾設眞服賜服於是乎有冠
醮無冠醴鄭注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
改冠當醣之皇氏云諸侯大夫未冠總角從事當冠之年
因朝天子而賜之服故歸遂不改冠然則適子用醴庶子
用醮之說固不足信矣注云房外謂尊東也者上經云
尊于房戶之閒謂尊在房而室戶東此在房戶之外而南
面故知在尊東也云不於阼非代也者下記曰適子冠于
阼以著代也此庶子不於阼是非代故也云不醮於客位
成而不尊者記曰醮于客位加有成也是適子於客位因
其成人而尊之此因冠之處醮焉不於客位是成而不尊
也

右庶子冠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

疏

正義曰敖氏云言於此者見以上冠

者之禮同也張氏爾岐云母不在謂有他故非沒也使人
受脯當於後見之褚氏云母沒則無所謂使無所謂受矣
被出而嫁則已絕於廟亦不得行此禮矣不在當依賈疏
歸寧疾病之訓爲正今案不在謂不在閨門之外耳王氏

士讓謂母或有外戚之服未除不入廟預嘉事可備一說
或以不枉爲母亾誤甚母亾則當與父沒同掃地而祭矣
吳氏疑義云西階下蓋就取脯降處授之不至東壁也

右見母權法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

吾子相親

之辭吾我也子男子疏正義曰周公作經先載行禮節次之美稱古文某爲謀而以諸辭類載於後益欲其儀節易明也自此至某敢不宿興乃戒賓宿賓之辭又有祝辭體辭醮辭字辭列後王氏士讓云辭與記異記乃讀經者所附辭則作經時著爲定式之文便於士大夫承用亦卽經也今案昏禮諸辭俱載記中與此篇異敖氏嘗疑之沈氏形云案冠禮諸辭卽經也昏禮經未及辭故於記補之冠禮經詳昏禮經略故記補其未備未可一例論也。某有子某賈疏云上某主人名下某子之名加布初加緇布冠也敖氏云冠禮三加乃惟云布者取其始加而質者言之謙也今案敎之謂敎以加冠之禮也注云吾子相親之辭者經不直云子而云吾子是親之之辭也云吾我也

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吾我自稱也云子男子之美稱者賈疏云古者稱師曰子又公羊傳云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是也云古文某爲謀者胡氏承珙云案以某代名金縢惟爾元孫某已然此本無正字皆假借爲之說文某酸果也古書多借此爲代名之字謀亦从某聲故古文又作謀鄭以代名之字書傳相承作某故不從古文耳

賓對曰

某不敢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

病猶辱也

古疏王義文病爲秉

事謂供給冠事敖氏云不能共事則冠禮不成故云病吾子注云病猶辱也古文病爲秉者段氏云病不訓辱而可通於辱故曰猶辱秉則病之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假借字也丙聲秉聲古音同部

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

敢不從許之辭疏正義曰

謂再有命也重訓再見史記索隱汪云敢不從許之辭者敢不從謂不敢不從是許之也李氏云此所謂一辭而許曰禮辭也宿曰某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以上戒

賓對曰某敢不夙興

莅臨也今文無對

疏

正義曰注云莅臨也者莅亦作蒞詩采芑方叔

澣止毛傳澣臨也云今文無對者胡氏承珙云案上文戒賓賓辭及賓許皆有對此宿賓亦當有對故不從今文。以上宿

右戒賓宿賓之辭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

令吉皆善也元首也疏正義曰前始加冠時云進

容乃祝此令月吉日以下卽始加之祝辭也再加三加不言祝省文○注首也首通典作長云令吉皆善也者爾

雅釋詁云令善也說文吉善也云元首也者左傳僖三十年晉先軫入狄師从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孟子曰勇

士不怠衷其元是元爲首也上經云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故知加元服爲加首服也棄爾幼志順

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

爾女也旣冠爲成德祺祥也介景皆大也因冠而戒且勸

之女如是則有毒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疏朱子云順古與慎通用張氏爾岐

云幼志幼年戲弄之志也棄禁絕之也順成德安養其成

人之德也今案幼志卽左傳所謂童心棄謂除去也注

云爾女也者女與汝通表記靖共爾位鄭注爾汝也云既
冠爲成德者既冠責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
之禮皆成人之德也云祺祥也者爾雅釋言文云介景皆
大也者介與景皆訓大見爾雅釋詁詩小明介爾景福毛
傳介景皆大也云因冠而戒者棄爾幼志是戒也云且勸
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者祝以有是德
卽有是福是勸之也李氏云家語成王冠頌曰令月吉日
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
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張
氏云服蒲北反福筆勒反與德叶疏正義曰古謂吉月爲月朔此云吉月
申爾服申重也疏令辰謂月辰皆善耳與上令月吉日
互言以成文無異義也注云辰子丑也者左傳成九年
亥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孔疏從甲至癸爲十日從子至
亥爲十二辰故周禮縣治象亥日而斂之謂周甲癸十日
此言亥辰謂周子亥十二辰然則自子至亥皆爲辰此注
云子丑者隨舉以示人也云申重也者爾雅釋詁文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

永受胡福

胡猶遐也遠也遠

無窮古文眉作麋

疏

正義曰敖氏云淑善也眉豪眉也人年老必有豪

眉秀出者張氏爾岐云敬爾威儀正其外也淑慎爾德謹
其內也內外夾持順成德者當如是注云胡猶遐也遠
也遠無窮者惠氏棟云詩隰桑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禮
記引此詩遐作瑕鄭注瑕之言胡也遐胡互訓古音通五
詳少牢禮胡壽保建家室下云古文爵作麋者惠氏云大
戴禮王言篇孔子愀然揚麋廬注麋一作爵荀子非相云
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楊注麋與眉同漢書皆以麋爲眉蓋
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今案眉正字麋僭字故鄭從
皮弁爵弁也疏正義曰注皆加女之三服加毛本誤作如
云正猶善也者上注云令吉皆善也此
正亦是善故云猶善士喪禮決用正王棘注云
正善也是正有善義云咸皆也者爾雅釋詁文
以成厥德厥正義曰此注嚴徐集釋通解俱有集釋其
其疏下有也字他本脫○此云兄弟具枉下醜
解云兄弟具來見觀瞻攸繫也敖氏云厥指弟弟能成兄
弟之德則正身齊家之事也張氏爾岐云兄弟具枉成此
冠禮是成其德也今案成德當指冠
者言張說是也注云厥其者詳前

黃耆無疆受天之慶

黃黃髮也者凍梨疏正義曰慶賜也○注嚴本作凍梨監
也皆壽徵也疆竟本黎作黎盧氏文弨羣書拾補云凍
作凍謠黎黎可通或作犁謠云黃黃髮也者凍梨也者
詩行葦序云外尊事黃者鄭箋同云皆壽徵也者爾雅釋
詎曰黃髮皺齒鲐背者老壽也詩行葦疏引舍人曰黃髮
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者似舍人說是
考說文云老人面凍梨若垢詩疏引孫炎曰耆面凍梨色
如浮垢也是皆爲壽徵也云疆竟者詩七月萬壽無疆毛
傳疆竟也○張氏爾岐云首三句爲一聯
服叶疆音羌正令二句又自相叶
德慶叶疆音羌正令二句又自相叶

右加冠祝辭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嘉善也善薦謂
脯醢芳香也
訖醴冠者之辭也教氏云醴言厚見其疏
未沛注云嘉善也者爾雅釋詁文
祥承天之休壽考不怠休美也不怠正義曰拜受祭之
長有令名疏謂拜受解祭脯醢
祭醴也此教其行禮下三句祝之也張氏爾岐云定祥承
休與易疑命之旨相類天人之理微見於此○注休美也

三字今本脫嚴徐集釋通解款氏俱有
詁文云不忘長有令名者款氏云壽考不忘者謂至於壽
考而人不能忘之也此蓋古
人祝頌之常語詩亦多用之

右醴辭

醺辭曰旨酒旣清嘉薦亶時

亶誠也古文亶爲獵

疏正義曰此不醴

醮每加一醮故醴辭一而醮辭有三又醮有不殺及殺

之異而其辭則同也注云亶誠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古

文亶爲獵者段氏云古文用假俗字獵勞病也

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
乃保之

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時是也格至也永長也

乃能保之今文格爲敬凡醮者不祝

疏正義曰注格至也集釋至作致嚴本及各本俱作至

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者爾雅釋訓文云時是也

格至也永長也者皆釋詁文云保安也者詩南山有臺保

艾爾後毛傳保安也云行此乃能保之者張氏爾岐云孝友時格孝友極其至也教以盡孝友之道乃可長保之也

云今文格爲嘏者胡氏承珙云格有至訓本爾雅嘏不訓

至故鄭不從今文少牢禮以敬于主人注古文敬爲格彼
是福慶之辭字當作報故又不從古文作格耳經義述聞
云格僧字也報正字也大福曰報孝友時報言唯孝友之
人是福也其福久而不失故又曰永乃保之之字正指報
亦與報通寃之于報猶言福祿寃之也永受保之之字亦
指報言也敖繼公訓格爲感格尤誤謹案從今文作報則
之字較有著落似勝鄭說云凡醮者不祝者李氏云醮者
用醮辭其方加冠時不用祝辭也詳醮辭始加元服等句
與祝辭相類兼用之則複矣賈以爲醮庶子不用祝辭端
會注意今案諸說是也敖氏謂醮者亦祝則豈始加元服
等句既用於加冠時又用於醮乎必然矣王氏士讓褚
氏寅亮已辨之○李氏云來再醮曰旨酒旣湑嘉薦伊脯
古音力之反案與時之叶

清清也

疏

上言之也凡一筵一豆則先脯後醑注云湑

正義曰敖氏云獨言脯者欲協音耳亦舉其所

伊惟也疏上言之也凡一筵一豆則先脯後醑注云湑

清也者說文湑茜酒也詩鳴鶩爾酒旣湑箋云湑酒之沛

者也是湑不訓清但茜之沛之則酒清故此注直云湑清

也云伊惟也者爾雅釋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詁云伊維也惟與維通

天之祐

祐福

正義曰注云祐福也者釋詁文

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

楚

旨美也楚陳列之貌

疏用醴也

注云旨美也者說文同云范陳

列之貌者詩賓之初筵籩豆有楚毛傳楚列貌與此義同案籩豆每醮皆更設之賈謂三醮用再醮之籩豆非也辨

見前

咸加爾服肴升折俎

肴升折俎亦謂豚

疏俎亦謂豚者敖氏云

肴謂乾肉若豚也今案上文不殺而醮有乾肉折俎殺而

醮云加俎齊之是二者皆有俎鄭恐人疑此肴升折俎專

指不殺者言之故云亦謂豚謂兼若殺在內蓋不殺與殺

均用此醮辭也或謂此醮辭與三百篇文句多相似乃後

人襲詩辭爲之非周公作經之舊不知周公因舊俗而制

醮禮自當有其辭安知非後之作詩者襲取禮經而用之

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首章言孝友本也次章言禮儀有本而後

有文終之以受福無疆勉其以德獲福也○慶音羌張氏爾岐云亦兩句叶

右醮辭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

昭明疏正義曰此也賓直西序

東面與冠者爲字之辭也禮儀既備謂三加已畢也注云昭明也者說文昭日明也是昭有明義

爰字孔

嘉髦士攸宍

爰於也孔甚也髦俊也攸所也疏士所宍也皆爾雅釋言文云孔甚也髦俊也攸所也皆爾雅

釋詁文云孔甚也髦俊也攸所也皆爾雅釋言文○李氏云嘉古晉姬與宍字叶

宍之于假永受

係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于猶爲也假大也宍之是爲大矣伯仲叔季長

幼之稱甫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爲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

疏通典仲上有伯字集釋唯作惟案自字辭曰至此經注分節悉依

嚴本其徐本鍾本集釋楊氏竝與嚴同今本以字辭至孔嘉爲一節髦士至于假爲一節永受至所當爲一節注亦

隨經而分與古本異校勘記云案備與字爲一韻嘉與宍爲一韻假與甫爲一韻此鄭氏分節之意也通解誤讀古韻割裂經注今本依之非矣

注云于猶爲也謂于與爲

同義詳聘禮記賄在聘于賄下云假大也者爾雅釋詁文
云宐之是爲大矣者鄭訓于爲爲訓假爲大故言宐之爲
大矣朱子云假恐與嘏同福也注說非是經義述聞據藝
文類聚禮部下通典禮十六竝引作宐之於嘏亦謂嘏大
福也詳前醮辭孝友時格下云伯仲叔季長幼之稱者如
論語周有八士以伯仲叔季分別長幼之次是也此仲叔
季唯其所當七字非字辭乃作經者於辭外申言之謂辭
稱伯某甫者特舉伯爲例其實伯仲叔季當隨長幼異稱
李氏云唯其所當者當其次則稱之今案如次仲則稱仲
某甫次叔則稱叔某甫次季則稱季某甫也檀弓曰幼名稱
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賈疏謂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
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朱子曰案檀弓孔疏云人年二十
冠而加字如曰伯某甫者年至五十者艾轉尊則又舍其
某字而直以伯仲別之與此賈疏不同疑孔說是云甫是
丈夫之美稱者說文甫男子美稱也鄭氏詩甫田箋云甫
之言丈夫也是也云孔子爲尼甫者見左傳哀十六年云
周大夫有嘉甫者嘉亦作家見左傳桓十五年云宋大夫
有孔甫者見左傳桓二年云是其類者舉以證經某甫之
稱也云甫字或作父者段氏云此古同音通用春秋經孔
父家父檀弓尼父字皆作父是也胡氏承珙云鄭君注禮

凡不言占令文言或作或爲者蓋當時又別有本存之所
以通俗又下記章甫殷道也注甫或爲父今文爲斧士相
見禮若父則游目注今文父爲甫者段氏云斧與父甫同
音故今文假斧爲甫胡氏云此又假借中之假借也至士
相見禮之父今文又借甫爲之此雖於義易明然不如各
仍其正字故皆疊而不用今案某甫鄭多釋爲且字詳士
衷禮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下顧氏炎武云備與字
韻嘉與安一韻假與甫一韻古人文字錯綜不必二句
於一韻也案前引校勘記所云卽本顧說臧氏庸謂字解終
於永受係之自日伯某甫以下十一字皆爲記者之言恐
非

右字辭

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絢纈純博寸
也絢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枉屨
頭縫縫中紺也純緣也三者皆青博廣也疏
服之屨也左氏暄云周禮屨人注禪下曰屨複下曰屨古
今注以木置屨下乾胎不畏泥溼故曰屨以是知屨易屨

之異名也但有禪下複下用木之異耳今案屨與易異而
屨爲通名說文云屨足所依也又云屨屨也韻會云易屨
也是屨易皆可稱屨矣經不敘屨於三服後者一以屨賤
玄別言之一以屨制繁若竝言之恐失輕重之義故退在
篇末也經言夏用葛則冬用皮可知故下經又言冬皮屨
可也賈氏謂春則從春秋則從夏張氏爾岐謂春秋熱則
從夏寒則從冬張說較勝葛屨見詩亦見周禮屨人據鄭
注屨人謂天子諸侯吉事皆易其餘惟服冕衣翟著易耳用
然則士無冕亦無易矣此玄端黑屨初加繙布冠時有所用
云屨者順裳色者謂屨與裳同色猶之衣與冠同色也云
玄端黑屨以玄裳爲正也者玄端有玄裳黃裳襍裳之不云
同而同用黑屨者以其黑與玄同色故云以玄裳爲正也
約者屨飾在屨頭上其狀如漢時刀衣鼻在屨頭者士喪禮
約云約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者士喪禮
上周禮屨人鄭注約謂之拘著易屨之頭以爲行戒然則
約者屨飾在屨頭上其狀如漢時刀衣鼻有孔得穿繫於
中其義則取於拘拘止足以爲行戒也若無約則謂之鞬記
屨見周禮鞮氏注云纊縫中絅也者屨人注同案禮記
屨記紳以五采注紳施諸縫中若今時絅也是紳卽條條謂之鞬

履牙底相接之縫中綴條以爲飾也云純緣也者履人注亦同謂履口緣邊也云三者皆青者以經云青絢纏純明是絢纏純三者皆用青色也此及下白履皆以繡文爲飾也云博廣也者謂緣之廣一寸也

以魁树之繡絢純純博寸

魁蜃蛤

疏正義曰柟宋本釋柟注者文從手旁也嚴徐

素積白履

作者叔氏作之集釋及今本作也○此素積白履再加皮弁時所用之履也素積素裳而白履亦順裳色也絢纏純皆繡繩亦黑色也注云魁蜃蛤者周禮掌蜃日祭祀共蜃器之蜃鄭注飾祭器之屬也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又曰共白盛之蜃鄭注謂飾牆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灰云考工記陳氏注鄭司農引此經亦云魁狀蛤也段氏以爾雅釋魚魁陸解之案郭注引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則魁陸爲此經的解萬氏斯大謂魁以木爲之今俗制履者之模範乃謬說也云树注者段氏云周禮司市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故書附爲树杜子春云當爲附然則此經树之亦當爲附之也古树付附三字通用注者周禮易醫注云注謂附著藥則此亦謂附著之也齊弁弁尊其履飾以續次疏齊弁繕履

三加齋弁時所用之屨也。齋弁繡裳而繡屨亦順裳色也。不言繡裳者，賈氏謂嫌與六冕同，玄衣繡裳故不以衣裳而以首服見屨是也。注云：齋弁屨以黑爲飾。齋弁尊其屨飾以續次者案考工記曰：畫續之事，襍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鄭注此言畫續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續以爲衣。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鄭注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又鄭注屨人云：凡易之飾如續之次。凡屨之飾如繡次也。賈疏謂對方爲續次，比方爲繡次。案對方者謂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也。比方者謂青與赤，赤與白，白與黑，黑與青也。上黑屨以青爲飾，白屨以繒爲飾，如繡次則繒屨當以白爲飾。而乃以黑爲飾者，尊齋弁故飾屨加續次與易同也。○朱子云：三屨經不言所陳處。注疏亦無明文。疑亦在房中。故而後尊以三加之次言之也。三屨陳之，蓋在其裳之面盛氏云：朱子謂屨在裳南者，據經服東領言也。蓋服既東領，則裳與帶轉以次而西者據經服北上言也。敖氏謂在裳

而履當在其
末款說近是

冬皮履可也

疏

正義曰款氏云皮履不見其色與飾同於上可知案餘已

詳不屨總屨

總屨裘屨也縷

正義曰款氏云不屨之屨謂不著矣注云總屨裘屨者李氏云裘服有總衰知

總屨裘屨也曾子問曰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裘服而冠除裘不改冠襍記曰以裘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得以冠取妻下嫁之小功則不可今案據曾子問有因裘而冠之禮因裘而冠可用裘屨此經所云乃平常冠法則不得用裘屨也然考裘服總衰不用總屨他亦無用總屨者以總屨則總屨裘屨之說似有難明惟款氏云總乃布之疏者以之爲屨則輕涼也言此者嫌夏時冠或得用之總非吉布而冠則嘉禮之重者是以不宜屨此屨也此說得之云縷不灰治曰總者賈疏云斬衰冠六升傳云縷而勿灰則總衰四升半不灰治可知詳裘服總衰傳下

右屨

記冠義疏

正義曰賈疏云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不備兼記

經外遠古之言熊氏朋來云十七篇惟士相見

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

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

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略見於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

大傳中數語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

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記必出孔

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爲作

喪服傳而竝其記亦作傳焉張氏爾岐云此記已有孔子

曰當在孔子後不知定誰所錄冠義又記中小目餘篇不

復言某義者或欲舉一例餘也又戴記亦有冠義又後儒

所爲故與此異也盛氏云凡爲記者有三有記經所未備

者有記禮之變異者有各記所聞頗與經義相違者記經

所未備者周公之徒爲之與經竝行者也記禮之變異則

非周之盛時之書矣其在春秋之際乎至於各記所聞者

則七十子後學所記也今案諸家發明記義各有所見故

竝錄之又盛氏謂此篇之經至歸賓俎而止矣自若不醴

則醮用酒以下皆記也以昏禮較之此若不醴及下文若

殺猶昏禮記若不親迎也若孤子若庶子及冠者母不在

昏禮記庶婦及宗子無父之類屢制一節亦似昏禮記

摯不用外賈必用鮮之類皆記經所未備至諸廟則昏禮俱屬記內尤爲明證案此經古本相傳已久未可據易而其說則可存參云

始冠繕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繕之其綾也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大古唐虞以上綾纓飾未之聞大古質益

亦無飾重古始冠冠其齊冠

疏

正義曰大古嚴本作大注同集釋亦作大今本大作

白布冠者今之葛冠是也

太廬氏詳校從大注大古質益亦無飾毛本無益亦二字

嚴徐集釋通解要義敷氏俱有白布冠者毛本冠下無者

字嚴徐俱有○此以下至末與郊特牲所引冠義悉同唯

字句小異耳彼文作始冠之繕布之冠也多一之字冠禮

三加先加繕布冠故以爲始冠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繕

之此繕布冠所由來也郊特牲疏云大古之時其冠唯

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爲繕彼注云齊則繕

之鬼神尚幽閑也其綾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此引孔子

之言以明有綾之非也郊特牲疏云玉藻繕布冠續綾則

繕布冠有綾者皇氏云此經所論謂大夫士故繕布冠無綾諸侯則位尊盡飾故有綾也今案皇說蓋本玉藻注然

孔子云未聞是繕布冠古未有加綾之事玉藻所云論者

多以爲非古制則諸侯亦不得有綾矣冠而敞之可也此亦孔子之言繙布冠冠訖不復用故可敞棄之也聶氏云自士以上冠訖不復著然庶人猶常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繙撮案毛傳云繙撮繙布冠也郊特牲注云彼都人改制齊冠不復用也又玉藻曰始冠繙布冠自諸侯下達牲注義同自諸侯下達謂自諸侯至士皆用繙布冠也不言天子者以天子始冠用玄冠也江氏永云後世之玄冠用繙不用布故始冠之繙布冠既冠可敞注疏未明言玄冠用繙則可敞之義不明當補注云大古唐虞以上者以下云三王其皮弁素積知大古在三王前故云唐虞以上郊特牲注亦云唐虞以上曰大古也云綾纓飾者陳氏注云內則冠綾纓鄭注綾纓之飾也孔疏結纓領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綾據此孔疏則纓綾一物張氏惠言儀禮圖云綾纓者別爲絲組既結纓乃著於纓之兩端玉藻疏云惟續綾爲異其青組纓與士同是孔亦以綾纓爲二物矣又玄冠紫綾注云綾當用續諸侯玄冠丹青組纓而綾當用續則鄭亦以纓綾爲二也云未之聞大古質蓋亦無飾者襍記曰大白冠繙布之冠皆不蕤蕤與綾同鄭注不綾質無飾也是也云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者繙

布冠古之齊冠重之故始冠不用玄冠而用繒布冠也云
白布冠者今之容冠是也者大古唯服白布冠後制毋追
之等則以白布冠爲容冠也郊特牲注亦云大白卽大古白布冠今容冠也

右記用繒布冠之義

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

醮夏殷之禮
每加於阼則

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疏正義曰嚴徐集釋俱有此注在加位十五字今本竝脫又注阼下則字集釋作階非○郊特牲注云東序少北近主位也案阼是主位故冠於此以著代教氏云著明也明其代父也禮記冠義注云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醴而成之也戶而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旁不代父也今案適子醴於客位醮亦於客位記不言醴而言醮者欲見醮與醴雖殊而於客位則同以別於庶子也此注極明折注云醮夏殷之禮者此賈疏所本然朱子已辨之矣未可從蓋醴質而醮文三代之禮每由質而趨於文未有由文而趨於質也云每加於阼則醮之於客位者謂一加則一醮也此專主醮

禮言之不若禮記注之包括云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者郊特牲注云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二注解有成義異亦禮記注爲長教氏云加猶尚也尊也尊其有成人之道故以客禮待之張氏爾岐云加有成加禮於有成德者也姜氏兆錫云加嘉同適子冠於阼醴於戶西醮用酒亦如之凡以嘉之也今案此數說不解加爲加冠甚是否則與下三加彌尊句複矣

右記重適子之義

三加彌尊諭其志也

彌猶益也冠服後加益尊
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疏嚴徐集

釋俱有此注楊氏有諭其志者二句今本竝脫○郊特牲論作喻義同

注云彌猶益也者彌與益殊而義可通於

益故云猶益呂覽高注亦云彌猶益也云冠服後加益尊者謂始加繙布冠次加皮弁皮弁尊於繙布冠三加爵弁爵弁又尊於皮弁是益尊也云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者張氏爾岐云教諭之使其志存修德每進而上也冠

而字之敬其名也

益文故敬之也今文無之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

人疏正義曰注故敬

之也今文無之下五字今本俱脫嚴徐集釋俱有云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者子生三月父名之既冠賓字之字以代名是益文也云故敬之也者張氏爾岐云敬其名敬其所受於父母之名非君父之前不以呼也云今文無之者案郊特性作冠而字之有之字與古文合故鄭從古文○禮記冠義曰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與此大同而文有詳略蓋記禮者傳聞之異耳

右記三加及冠字之義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委猶安也言所以安

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爲父今文爲斧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

疏

正義曰毋追唐石經嚴本閻監宋本釋文俱作毋今本釋文徐陳俱作母注同校勘記云案古人書毋不甚有別故釋文遇毋必有音曲禮音義曰毋字與父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母字以作無者非也可見二字蒙混已久凡可以意會者今不盡校也注首或謂委貌爲玄冠嚴徐集釋俱

無此七字通解及今本有金氏曰追云此乃鄭注郊特牲文因通解參取兩注傳寫者不察而誤衍於此耳甫或爲父葛本爲作謂猶堆也陸氏云堆本或作堵同皆所常服嚴本無常字○江氏筠云委貌三句是據經繙布冠而推言之周弁殷冔夏收據裔弁而言退皮弁在下者以上二者三代異制異名皮弁則無異故也今案江說本郊特牲疏張氏爾岐謂此因冠畢易服玄冠故記之蓋重古始冠服繙布冠其後卽服玄冠二說皆通前筮日主人玄冠注玄冠委貌也玉藻注同續漢書輿服志注云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是鄭所本矣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者鄭訓委爲安而又申言安正容貌以明冠名委貌之義也委貌亦單言委襍記言委武玄縞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也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者鄭注書堯典平章百姓亦訓章爲明詩甫田箋云甫之言丈夫故以表明丈夫解冠名章甫之義也云甫或爲父今文作斧者詳前伯某甫下江氏永云公而革言端章甫猶云端委孔子言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魯人歌哀衣章甫爰得我所似當時章甫與委貌亦通行可通稱助又釋名作牟追廣雅作無追毋牟無三字聲同云追猶義

堆也者惠氏棟云案追古堆字枚乘七發曰踰岸出追李善曰追亦堆字今爲追古字假借說文云自小阜也徐鉉曰今俗作堆河東風陵堆戴延之謂之風堆案此與釋文言其義此追與堆同是言其形也云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者郊特牲注云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孔疏行道謂養老燕飲燕居之服敖氏訓道爲制恐非云其制之異同未之聞者謂其制或異或同未聞也鄭在漢時既未之間則後世如三禮圖等書所云三冠制相似皆漆布殼以繙縫其上蓋有難於徵信者矣周弁殷冔夏收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撫撫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知正義曰白虎通云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詩文王曰常服黼冔毛傳冔殷冠也五經文字云冔字林作冔經典相承隸省作冔史記五帝紀云帝堯黃收純衣或謂收以持笄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冔而祭似冔收卽冔矣然此記與弁連言冠禮三加爵弁不加冔則二者當與弁同也江氏筠云凡經專言弁者類皆指爵弁襍記大夫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下云士弁而親迎是也爵弁旣非冔制而與

疏

辱收連言者蓋冕飾至周始備辱收二者周制以弁例之
如殷士裸將服辱周士祭於公用弁其一也又殷人辱而
葬周人弁而葬亦其一也今案說文弁冕屬也夏曰收殷
曰辱周曰弁公羊傳宣元年何注云夏曰收殷曰辱周曰
弁加旒曰冕此可證弁辱收同類矣○注齋所服而祭也
嚴徐集釋俱無此六字通解及今本有盧氏文弨云郊特
牲疏全引此兩節注文而無或謂委貌爲玄冠及齋所服
而祭也兩句尤可證其制之異亦未聞嚴徐集釋俱有亦
字今本無異葛本誤作畢異下敖氏有同亦二字盧氏云
郊特牲疏引此注有亦字當補正今案王制疏引亦有亦
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辱名出於幘幘覆也者古音
弁與槃辱與幘相近故取聲近之字解之云收言所以收
斂髮也者卽就字之本義解之也

三王其皮弁素積

變質不疏

素積解已詳

前郊特牲注云所不易於先代孔疏以其質素故三王同
服無所改易也亦據此注質不變申之說苑云皮弁素積
百王不易

右記三代冠之同異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

之有

據時有未冠而命爲大夫者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二十而

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

也大夫或時改取有昏禮是也

疏也皆推明士冠禮可以

上達之故此節特言大夫無冠禮也有昏禮帶說古者二

句乃申明大夫無冠禮之由下云古者生無爵外無謚注

云古謂殷此云古據注則謂周初時也○注或時改取毛

本取作娶嚴徐集釋通解放氏俱作取云據時有未冠

而命爲大夫者時謂周末作記之時未冠而命爲大夫其

冠亦從乎士而已大夫不立有冠禮故非之云周之初禮

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

者此正明古者必五十而后爵也云二十而冠急成人也

五十乃爵重官人也者周公制禮五十始命爲大夫服官

政此注正明冠必二十爵必五十之義也云大夫或時改

取有昏禮是也者三十而取五十而爲大夫則大夫不

安有昏禮然或五十後改取則宜有之故注云是也

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

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兄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

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殺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疏正義曰郊特牲云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殺其君也諸侯之有冠禮公作諸無也字張氏爾岐云此言不獨大夫無冠禮雖公侯冠禮亦夏未始作非古也據注訓造爲作則末字當一讀近徐師曾解郊特牲云末造猶言末世則二字連讀盛氏云夏之末造也句法與檀弓魯禮之末失也相似當於末字一讀徐說非盛氏又云大夫以上本無冠禮而玉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冠家語記成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載魯襄公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然則諸侯冠禮始於夏末天子冠禮始於周初大夫冠禮其始於周之季世乎郊特牲孔疏謂此記直云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冠禮由來已久但無文以明之案後有天子冠禮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天子儕勇今案天子諸侯之冠詳家語竝錄其文備考家語冠頌邾隱公旣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

於祖廟以祫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
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乎孔子
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
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歟孔子
曰君蒙而世子主衷是亦冠也己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
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
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
而嗣立周公居家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旣葬冠
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
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齋於
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
王幼志服衰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如孔子
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
北其禮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旣禮降自阼階諸侯
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
朝服素韞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
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
賓也皆同○注五十乃命也五徐本作吾誤篡殺所由生
釋文作殺云本又作弑亦作試嚴徐陳本通解亦俱作殺

下同以殺其君也毛本也作者嚴徐集釋俱作也云造
作也者謂作此禮也郊特牲注云言夏初以上諸侯雖有
幼而卽位者猶以士禮冠之亦五十乃爵命也至其衰末
未成人者多見篡弑乃更卽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
諸侯之冠禮與此注略同晉書禮志云儀禮公侯之有冠
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弑由生故
作公侯冠禮是王亦與鄭同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
生而貴者也元子世子也無生疏正義曰郊特牲無猶字
而貴皆由上升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明
天子之元子與士同故冠用士禮也褚氏云上既言大夫
與諸侯無自身之冠禮此又明冠子亦用士禮雖天子之
元子尙然況等而下之乎注云元子世子也者元者長
也鄭必解爲世子者明其有繼體之尊也云無生而貴皆
由上升者郊特牲注云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惠氏
棟云此說與易合乾初爲元士彖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皆由上升也今案白虎通云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
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象法也爲子孫能法先祖之賢故使之繼世也疏正義曰此

覆解諸侯大夫所以無冠禮之意張氏爾岐云諸侯繼世而立疑其生而貴矣實以其象賢乃立之天子元子亦以注云象法也者象與像同象賢二字亦見書微子之命篇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殺猶衰也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疏與爵有殊

王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是也張氏云凡以官位

注云

殺猶衰也者惠氏棟云衰猶差也荀子云相地而

注云

殺猶衰也者惠氏棟云衰分爲差分然則殺謂德有

衰政注衰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分然則殺謂德有等差故鄭又云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也或

注云

殺猶衰也者惠氏棟云衰分爲差分然則殺謂德有

注云

殺猶衰也者惠氏棟云衰分爲差分然則殺謂德有

解殺爲隆殺之殺謂後世擇人任官不及上世民各推其賢者奉之以此爲德之殺恐非○盛氏云朱子解自繼世以立諸侯以下別爲一義以其爲錯簡也竊疑此與郊特牲文同不應兩處皆屬錯簡沈氏形云先儒疑爲錯簡非也去此三節則義不明備今案盛沈之說似是

右記大夫以上冠皆用士禮之義

从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从無謚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士生不爲爵从

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外猶不爲謚耳下大夫也疏曰正義今記之時士外則謚之非也謚之由魯莊公始也疏曰謚今本作謚唐石經嚴本俱作謚盧氏文弨云謚說文本作謚今並當作謚○沈氏彤云此因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而類及之今案沈說是也表記曰先王謚以尊名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外謚周道也是謚法至周始備然士外猶不爲謚其有謚則起於後世故記之以明今古之變耳注云今謂周衰記之時也者以記云今也明是作記者據其時而言故知今謂周衰作記之時也云古謂殷大夫以上乃謂之爵外有謚也是士無爵無謚矣白虎通云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內爵稱公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又云何以知士非爵禮曰四十强而仕不言爵爲士至五十爵爲大夫故知士不爲爵也云周制以士爲爵外猶不爲謚耳下大夫也者周禮小宗伯曰賜卿大夫士爵則儕孟子言周室班爵祿而云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則周固以士爲爵矣又大史曰小衷賜謚鄭注小衷卿大夫也言卿大夫而不及士又白虎通云卿大夫老歸外者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亦不言及士則士

从不爲謚明矣。是下於大夫也。云今記之時士从則謚之非也者言非禮也。云謚之自魯莊公始也者。禮記檀弓曰。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縣賁父御上國爲右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公曰。未之上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敢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从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魯莊公始也。王氏士讓云。鄭注引魯莊公誅縣賁之事似未確。蓋謚與誅有辨。誅者不必皆謚。故哀公誅孔子但稱尼父。仍字之而不謚。汪氏攀蘆云。周制下大夫士皆無謚。是以孔子爲下大夫有誅無謚。魯莊公誅縣賁父是誅也。非謚也。誅與謚不同。鄭誤以誅爲謚。今案周禮大祝注云。誅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是與易名之典異也。○此記所引冠義之文。自始至末。詞義高古。實勝禮記冠義篇。蓋不知誰人所作。要必孔子之徒爲之。是以傳習者多儀禮作記者錄其文以爲士冠之記。而戴記又取以入郊特牲篇也。不然何以二者無異辭乎。

右記士爵謚今古之異

儀禮正義卷三

鄭氏注

受業江寧楊大堉補

士昏禮第二

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

爲昏昏禮於五禮屬嘉禮

疏正義曰昏嚴本作昏

居石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二疏經作昏說文日冥也从日

氏氏者下也段氏玉裁注字从氏省爲會意絕非从民

聲爲形聲也唐人作五經文字乃云緣廟諱偏旁隼式

省从氏凡汎昏之類皆从氏以昏類混其亦儻矣今案據此當以作昏爲正从民作昏非也或加女旁作婚亦俗體耳娶釋文作取陽上釋文有取其二字羣書拾補

云三禮考注同今據增減目錄本陽上有取字昏禮昏

下無禮字○鄭云士取妻之禮者鄭以此篇主言士禮

士二十而冠冠而後娶故昏次於冠也敖氏曰此篇主

言士之通子娶妻之禮儀禮釋官云案此篇主言士之昏禮亦兼已仕未仕者言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鄭氏

謂大夫或時改娶也其天子諸侯早娶亦有其禮今皆

以昏爲期因而名焉者下經云期初昏陳三鼎

于寢門外又記云凡行事必用昏昕注用昕使者用昏
婿也案昏禮有六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
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自納采至請期五禮皆遣使
者行之必用昕者賈疏謂昕卽明之始君子舉事尚早
是也婿之親迎則用昏故注云用昏婿也婿親迎用昏
因名其禮爲昏禮自天子以下禮之隆殺不同而其名
昏則同故禮記哀公問言天子諸侯親迎之禮曰大昏
周禮大司徒言聚萬民之政曰多昏是上下皆名昏也
云必以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者三禮札記云晝爲陽
夜爲陰昏是陰陽交接之時故云取其陽往而陰來也
白虎通云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昏亦陰陽交
時也云日入三商爲昏者賈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
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案馬氏云
日未出日夕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
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惠氏棟云三光靈曜當作
考靈曜今案周禮司寤疏云日入三刻爲昏不盡三刻
爲明則不盡下當有三刻二字禮經釋例云王氏應麟
曰詩正義云尙書緯謂刻爲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元
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
起義與賈疏同皆作商量之商讀如式羊切阮侍郎元

云三商日入後計刻漏之數商算至三次也今籌算法
有初商再商三商之制古法或與之同考士昏記凡行
大事必用昏昕昏昕者卽今之暎影限也以時憲術考之
大陽未出之先已入之後距地平一十八度皆有光以
一十八度爲暎影限然北極出地有高下大陽距赤道
有南北故暎影刻分隨時隨地不同其隨時不同者二
分之刻分少二至之刻分多也隨地不同者愈北則刻
分愈多愈南則刻分愈少也若北極出地五十度則夏
至之夜半猶有光愈高則愈不夜矣南至赤道下則二
分之刻分極少而二至之刻分相等赤道以南則反是
古人推步之術甚疎不論何地何時皆以二刻半爲昏
昕之候其說今不可復用矣云昏禮於五禮屬嘉禮者
詳士冠禮目錄下褚氏寅亮云杜佑謂康成主男必三十
娶女必二十嫁王肅以爲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嫁士大
夫三十二十言其極耳今案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掌
萬民之判眾庶之禮也喪服經有爲夫婦之長殤士大
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又鄭氏嫁娶
必以仲春王肅以爲秋冬嫁娶之時孫卿曰霜降逆女
冰泮散止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
桑起昏禮散於此東晉云春秋二百四十年太王娶后

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得時失時爲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士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上得吉日便相配合先賢以時月爲限恐非至當說似圓通然三十娶二十嫁之文不特見于周官卽曲禮內則諸文亦彰彰可據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滿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是也自春秋時風俗媿薄有不待年而卽恣欲者于是不得已乃遷就爲早昏之禮以杜其漁色之端禮之本義豈若是乎又嫁娶必以春者白虎通曰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故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其文見於周官二月綏多士女其文見於大戴禮夏小正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其文見於北風今舍經不從而信荀卿王肅等言祇見其惑已又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蓋因昏禮篇無告廟之文耳然左傳楚公子圍娶于鄭之辭曰圃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明言告廟矣陳氏禮書謂旣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祖旣卜然後納吉當在告廟之日遂引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廟宮注云受命退乃卜以爲卜昏之禮亦如之案隱八年左傳杜解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

故曰先配而後祖正義引鄭司農以配爲同牢會也先
會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孔氏詆鄭而從
杜其實告廟而後行與夫祭祖而後同牢禮皆無其文
婦家亦告廟且迎婿入廟行事則婦至可知矣又納采
毛氏奇齡云昏義婿至主人几筵于廟而拜迎于門外
納吉問名納徵請期五禮婦家俱告廟行事歷載士禮
而婿家未嘗一告廟則婿家行事皆不載矣而白虎通
即日娶妻不先告廟何鹵莽邪賈氏以爲士大夫諸侯
天子禮各不同恐亦周旋之說耳吳氏廷輩云篇內器
服之屬無一定之等如用鴈爲大夫之摯墨車爲攝盛
之車其餘如爵弁與禁又俱爲士禮注以墨車爲攝盛
疏以女從顓頊爲假盛恩謂若以攝盛言則車服等俱
應從大夫禮胡又有攝不攝之分則攝盛特說經者不
得已之辭耳又云器服等不過鎗舉士大夫禮以爲之
準俾行禮者得六禮大節所在率而行之餘則各引其
分而爲之具聖人制禮之義大略如此方氏苞云親迎
昏以爲期蓋必已成夫婦而後可見于舅姑若早至而
不見所尊則嫌于慢故必近夜爲宜案納徵疏云大夫
若五十而齋改娶者大夫昏禮玄纁及鹿皮則同于士禮

餘有異者無文以言也記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此篇是也疏以爲試爲大夫及幼爲大夫者依士禮恐非周禮疏亦有改娶之說大抵皆因曲禮三十壯有室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故作此周旋耳萬氏充宗云先王之制仕者世祿不世官官有尊卑祿卽有厚薄因是以恩卿之子孫卽食卿之祿大夫之子孫卽食大夫之祿旣食卿大夫之祿卽行卿大夫之禮固不必身爲卿大夫也大夫之有昏禮曷足怪若以爲備改娶聖人豈預爲此不祥之目哉其說是也但萬氏尚未攷此篇之卽大夫昏禮耳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

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

納其采擇之禮納采而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

疏

正義曰徐本通典集釋要義楊氏注無達字及納采而三字○褚氏寅亮云朱子謂下達二字爲用采而三字○褚氏寅亮云朱子謂下達二字爲用

用鴈而發言士庶皆得用鴈攝盛之意也如此則宜云納采而啟口卽云下達古人立言恐不若是仍當主使媒下通其言之說至用鴈之文注與六摯絕不相涉若云士許用

大夫之摯以攝盛則廟社稷之主何反降用大夫之所執乎又案白虎通云飛鴈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形曰下達下字當去聲讀如周易男下女之下蓋自請期以上皆壻父下女父之事故女在家壻父未有不爲之下者故使媒氏下達乃壻父自下之始也注云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者周禮地官有媒氏職諸侯之國亦有媒氏傳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方氏苞獨指爲舒鴈夫鴈不再偶是通男女使成昏姻也云用鴈爲摯取其順陰陽往來者江以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舒鴈則無所取矣盛氏世佐云士摯當用雉而雉不可生致故舍雉而用鴈記云摯不用外是也引詩者證須媒氏下達謂之義也云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者五禮自納采以下皆使之義也云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者五禮自納采以下皆使往是交接設紹介也云皆所以養廉恥者孟子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父母國人皆競之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說文云媒謀所以備禮通情養成男女使保其廉恥也

主人筵于戶西

西上右几

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

右設几神不統疏

乃受之韋氏協夢云設筵者雖非主人坐

於人席有首尾

正義曰女家將受納采之禮先設神

而主人必親蒞之故以主人立文也褚氏寅亮云女父在

父爲主人祖在祖爲主人若父祖俱奴則有事於宗子之

廟而以宗子爲主人孔氏穎達謂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

將行六禮必皆告廟不徒上而已其說似女氏可不問上

請期有上他禮則否士用漆几是時主人及擯者立位與

冠禮同吳氏廷華云戶室戶也室南鄉牖在西戶在東戶

而卽牖之東益堂之中也賓曰東上此曰西上陰陽之義

也注云右設几者几神所憑也人道東上而左几此神

道取地道尊右之義西右也云席有首尾者上其首也西

上神道也賈疏云公食大夫記蒲筵葦席皆卷自末是也

使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席有司繕裳疏義

白玄端禮服使者以屬來也注云使者夫家之屬若羣

吏使往來者玄端士莫夕之服者吳氏廷華云此使者當

使者玄端至

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席有司繕裳疏義

是周禮媒氏男父使來納采故曰使至奉男父命至門外
也莫夕之說非已見士冠禮又冠禮止言贊者與贊冠而
不言其爲何如人其以贊冠爲降主人一等者特注說耳
此疏竟以彼注爲經謬矣至云主人是下士屬是不命之
士尤謬據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如
賈說是大國上中下士之外又有不命之士小國不命之
士以上又有上中下士不顯與典命經文悖乎據下記士
受皮疏云此不命府史之等與子男不命者別又以既夕
禮士受馬爲胥徒不知何據要之使者是媒氏不可以屬
吏言也且下賓升疏以此爲賓主敵則又何屬之可言盛
氏世佐云使者亦士也故玄端服士冠禮擯者及贊者皆
服玄端是也云有司繕裳者賈疏云士惟有三等之裳玄
裳黃裳襍裳此云繕者有司佐禮者請
繕裳卽玄裳矣云

擯者出請事入告

擯者有司佐禮者請猶問也禮不必事雖

知猶問之疏正義曰欵氏云賓之將命者入告擯者告主人乃出請事也其辭蓋曰某也使某請事凡賓非主人之所戒速而來者則有請事之禮凡請事而入告東面大夫士之禮也注云禮不必事雖知猶問之重慎也者吳氏廷萃云擯者當是私臣將命者前已有媒氏通言今使者在門當知有昏事而猶問之故曰重慎也

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

拜者奉使不敢當答

其盛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當亦如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賓主人西面賓東面此時賓自執鴈凌氏釋例云凡迎

賓主人

敵者則迎于大門外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左其賓注謂主人之僚友其主人注謂將冠者

之父兄士相見禮

主人出迎于門外此賓主人皆士士昏禮納采使者至主人迎于門外注門外大門外又親迎壻

至于門外

注婦家大門之外又云主人玄端迎于門外此主人注謂女父也此主人尊者而迎于大門外以賓客接

之故盛

其禮也又士昏記不親迎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

壻入門東面

注出門出內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此又殺於親迎成主人之尊也注云

門外大門外者

賈疏云大夫士惟有兩門寢門大門而已廟在寢門外之東此下有至于廂門明此是大門外可知也云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者吳氏廷革疑義云

主人再拜者

亦西面拜辱使者爲男氏納采不敢當賓禮故不答拜非卑之謂也賈疏謂士卑無君臣之禮故不答拜非

也

揖入至于廂門揖入三揖至三讓入三揖者至

既曲北面

疏

正義曰注云入三揖者至內齋者李氏如主

揖當碑揖

云內齋門內齋也齋屋檐滴處云將曲揖既

曲北面揖當碑揖者賈疏云凡入門三揖以其入門賓主

將欲相背故須揖賓主各至當塗北面相見故亦須揖至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庭中之節故亦須揖款

氏云與賓揖先入也揖入之後亦每曲揖不著之者此與

上篇皆士禮其同可知

吳氏廷華云碑在中庭當云二分庭一在北賈疏本下記言之不知彼原非中庭此注明言

當碑不當

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

人阼階上北面再拜

阿棟也入堂溪示親親今文阿爲殿

疏

正義曰褚氏寅亮云賓降等者

主人先升固已

卽敵者亦主人先升也聘禮賓儻卿賓升

一等大夫升面卿大夫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又曲禮主人

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皆賓主敵而主先升之證先

升者道之也道之故曰以若賓尊于主則賓先升不必銜

君命也燕禮大射禮宰夫爲主人以辟正主故賓先升考

之禮無賓主俱升法賈疏似失之

注云阿棟也者胡氏

承珙云考工記門阿之制五雉注阿棟也鄉射記云制五

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廡鄭以棟訓阿者非謂棟

者非謂棟

有阿名謂屋之中脊其當棟處名阿耳阿之訓義爲曲說文阿一曰曲阜也其在宮室則凡屋之中脊其上穹然而起其下必卷然而曲其曲處則謂之阿棟隨中脊之勢亦有卷然穹然之形故易於棟言隆禮卽以棟爲阿考工記有殷人四阿重屋注四阿若今四柱屋又王宮門阿之制五雉疏云謂門之屋兩下爲之其脊高五丈夫屋有四柱兩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程氏易田云主人在阼階上接賓賓乃獨入堂深而至於棟賓主不相對於授受行禮不便故知阿當在楣而在棟按古人所稱東階上西階上者必非僅指階前數尺之地焦氏循謂兩楹在楣棟之間東楹之東西楹之西自階至房戶之前通可謂之階上引燕禮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而其下又云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以此爲自階至房戶前皆名階上之證其說甚確然則此納采之賓當阿東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本不甚縣絕況賓致命之後主人再拜之時賓必還辟不荅拜凌氏廷堪云凡爲人使者不荅拜士昏禮納采授鴈略用聘享授玉授璧之例拜時使者當亦三退負序然則此賓致命後退至楹間主人拜後亦從阼階上至楹間

故經云授于楹閒南面無嫌於授受不順也今文阿爲庶者卽說文之子字厂部𠂔仰也从人在厂上一曰屋梠也秦謂之櫓齊謂之子木部曰櫓者秦名屋櫓聯也又曰齊鄉於聘禮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注入堂漢尊賓事也及此經皆取入堂漢爲義故不從今文歟按主人北面再拜者拜其授于楹閒南面納采之命許之也疏正義曰程氏易田云云楹閒著東西之節案公倉大夫禮若不親倉使大夫致之豆實實于甕陳于楹外蓋實于篚陳于楹內兩楹閒兩楹閒者總謂甕篚蓋楹外著南北之節楹閒著東西之節不知者乃謂楹內楹外楹閒是三處其故在誤解楹閒爲南北之節謂其處必在外當兩楹案聘禮階上授受東西之節有四法一爲賓主雖敵體而所趨者君命則在堂中西鄉歸饔餼于聘賓受幣堂中西賓問卿堂中西是也一爲賓臣主君則直趨君位當東楹賓覲進授幣當東楹公禮賓受幣當東楹是也一爲賓主雖君臣而所執者君之器則在中堂與東楹之間聘賓致命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也以上四事若

以楹爲南北之節則必不能出而在楹南矣于楹閒堂東堂西三者非可言而於所謂堂東楹者亦謂其不在楹南乎此可決授受之節當楹閒也朱大韶云疏以經云南面不辨賓主故知南面竝授也聘禮歸饔餼節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償大夫節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揖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閒南面注賓北面授尊君之使又賓問卿節大夫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面卿節大夫受幣于楹閒南面注賓亦振幣進北面授經三云楹閒南面注於昏禮云竝授於聘禮則以爲訝受疏通之日雖是敵者于兩楹之間或有訝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此大夫南面賓北面雖是敵體尊大夫故訝受案聘禮注是也曲禮記雖云卿與客竝然後受而禮經固無竝授受法惟聘禮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坐繅以受命旣述命同面授上介聘畢歸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宰自公左受玉此同面相授受也蓋於君前皆北面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其餘無同面者公食大夫禮公授宰夫受帛以侑賓受聘當東楹北面賓北面受則公南面授可知聘禮賓報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賓北面受則公南面授可知歸饔餼與問卿皆奉其君之命而致

公幣也故受於堂中之西而北面與受於公所同償使者
與面卿私幣也故受於兩楹之閒而南面賓與卿體敵不
南面授者禮固無竝授受法也此使者奉其主人之命來
納采不南面授者嫌於君使於大夫同也言受者南面則
授者北面可知授當爲受字之誤也文承主人再拜下自
然言主人受不當言使者授聘禮諸條皆主受者言其例
自明鄭不審授爲受之譌故以南面屬之使者解爲竝授
與聘禮注異耳又案禮於授受之節或東西面或南北面
賓主相對經竝不言訶惟聘禮醴賓公東南鄉外拂几三
卒進西鄉賓進訶受几于筵前進猶前也訶迎也公前就
賓故賓前迎受几也又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
訶受馬公會大夫禮從者訶受皮蓋從者在上介之後賓
出從者前迎受之故於上介言受獨於從者言訶受士禮
禮下篇若無器則梧受之蓋賓東面主人西面宰在主人
之北由北而西南必稍前受之故亦言訶惟此四處言訶
則訶受與對面相授受者義亦別但相傳以爲訶受耳

注云南面竝授也者盛氏世佐云凡堂上授受摯幣之法
主人尊則近東楹賓尊則近西楹於楹間南面竝授敵者
之禮也此使者卑於主人而用敵禮者以其奉婿父之命故也

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羣

吏之尊者疏正義曰注云老羣吏之尊者者吳氏廷華云老卽趙魏之老者蓋家臣之長注以老爲羣吏之尊者卽上文屬吏說似未確又士冠禮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此亦當然也案授老鴈後不見有還鴈之儀疑主人旣授老鴈老卽以授賓將命者下文賓執鴈卽前所執之鴈也經不言還鴈文不具耳敖氏云授鴈於階下旣則進立於中庭

右納采

擯者出請

不必賓之疏正義曰賓出未去有事有無

賓執鴈請問

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

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古文禮爲體疏氏寅亮云

記西面對注云對賓以女名則孔穎達以爲問母姓者然矣問名而以誰氏問不敢斥言也主人則直對以三月之名此亦與卜得吉日而先請期於女氏之意同所謂小讓如僞吳氏廷華云據內則三月之名合男女言則女固有名女何氏則父之氏耳但未有已納采而猶不知其氏者疏云婦人不以名行明本不問三月名其說較勝故氏云

初禮三揖以下之儀也此雖俟於中庭亦有三揖與聘禮同

右問名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

此醴亦當爲禮
禮賓者欲厚之
○碗正義

曰此下至送于門外主人禮賓之事又請者不敢必賓事之無敬之至賓告事畢則可以出矣不出者其擯者畱之歟蔡氏德晉云凡行重禮者事畢必醴之以致殷勤也敖氏云醴與醴子之醴同擯者請醴賓亦以其降等也若敵者則主人自請之注云此醴亦當爲禮禮賓者欲厚之賈疏云士冠禮賓爲醴字彼已破從禮故云亦此以醴酒醴賓不從醴者以大行人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及以酒禮之用齊禮之皆不依酒醴爲名皆取相禮故知此醴亦爲禮敬之禮不取用醴爲醴之義也吳氏廷華云注因司儀王用鬯禮賓不言鬯而言禮是亦理之可通者若賈疏謂凡言禮者皆是上下之辭且與賓字別則卿大夫所謂以禮禮賓之又何說邪據士冠禮主人戒賓注以賓爲主人之僚友冠畢則禮賓是敵者亦曰禮不得以上下爲說至謂聘禮卿亦云無擯者案彼

經聘享之後賓朝服問鄉受幣無償彼注以薛君爲訓蓋賓與鄉名位相敵所謂無擯正敵者曰擯之謂也但彼經

問鄉只言擯未嘗言禮則賈疏得賓禮辭許一辭疏正義有擯禮兩名之說又未可信矣

言擯入告可知賓亦就次

注云禮辭一辭者蔡氏德晉

云一辭而許者禮辭之常法案賓禮辭許者亦謂其爲使

而醴之與平時宴饗之事不同也

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鄨醴于房中

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側尊亦言無玄酒側尊於房中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之設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陸

氏云鄉本又作羣案羣正字鄉今之向字注云鄉爲神今爲人者於戶西禮神坐易他席而布之徹几亦易他几

於後授賓也張氏爾岐云改筵改西上而東上也爲人設則東上者統於主人也云側尊亦言無玄酒者醴象大古

質故士冠禮與士昏禮之等皆無玄酒也云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之設者此下云贊者酌醴加角柵明有篚盛之

又云贊者薦脯醢則有籩豆可知但冠禮尊在服北南上則此尊與籩亦南上故云如冠禮之設也韋氏協夢云徹

與改皆有司爲之云主人亦謂主人親蒞其事耳

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

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

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

也校几足辟遠疏正義曰盧弨弓云校緣邇明諱改作校通古文校爲枝○疏釋文通徐本集釋敖氏俱作巡通解楊氏俱作遁張氏云鄭於儀禮用遠遁字十有一開寶釋文獨於此作巡諸釋文本皆作遁枝徐本集釋俱作技通解作枝○賈疏云如初升者如納采時三揖三讓也主人拂几者案有司徹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手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于尸前凡敵者拂几皆若此卑於尊者則內拂之凡授几之法卑者以兩手執几兩端尊者則以兩手於几閒執之授受皆然受時或受其足或受於手皆橫受之及其設之皆旋几縱執乃設之於坐南北面陳之位爲神則右之爲人則左之不坐設之者几輕故也敖氏云復迎之禮更端也主人拜至賓答拜爲己也几所以安體賓雖不隱几主人猶進之崇優厚也几校未詳以有司徹執几之法推之則校者其謂左廉歟云以几辟者嫌辟時或釋几也凡自敵以下其於拜者皆辟經不盡見之地左之在席上之東也設几於左便其右也授几於筵前

西面拜送亦於阼階上北面吳氏廷華云賈疏謂昏禮有相親之義案拜至特主人敬賓之意竝無相親義若云相親則聘禮何嘗不是親睦聘禮私親拜至則禮賓亦當拜至文省耳若云不相親故不拜則豈有不親於禮而又獨親於禮之禮又此疏賓主不敵等說卽前節注意且旣以爲此賓不敵而其言拂几也則曰敵且尸尊主卑旣以有司徹爲外拂又據聘禮謂卑於尊者內拂前後矛盾經明言授校其爲兩手執之可知乃又轉一說曰昏禮異於餘禮豈不支離又云此言先授後拜則主人旣授而拜几方在客手不能答拜故必設几後乃答至受醴時主方執醴故賓先拜受賓受後主人始拜送情理不過如是賈疏忽創爲非已所得及己所當得等語謬矣至主拜賓拜俱有相辟之禮聘禮賓親再拜公少退則不特卑始辟尊也況是經賓本不卑乎烏得傳會其說注云校几足古文校爲校者胡氏承珙云校蓋骫之借字說文骫脰也與旣夕注校脰也訓同祭統夫人執校注校豆中央直者也豆有跗而無足故謂其中央直者爲校几則有足故士昏注以校爲几足也古文作枝者四體謂之四肢說文骫脰或作肢足猶人之有四肢故校亦謂之枝歟鄭以肢兼手足骫則遼周書孟子又作枝釋名肢肢也似木之枝格也几之有

專於定禮故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

贊佐也佐主人酌事也贊

不從古文房南面待主人迎受古文葉作揭引釋文从手各本注疏聘禮公食大夫禮从木既夕禮从手未知孰是說文無悟字有悟字訓逆也既夕疏云悟遷也遷逆二義相近疑悟卽梧之俗體而梧又其段僧通用者也盧文弨曰陸梧授二字譌今案公食大夫禮及既夕經既有梧受之言張氏引既夕乃作梧授又引王篇梧受也梧授謂授其所受也鄭於既夕注云謂對相授不委地則經似當作授則張說不爲無據而此處釋文授字亦未必誦也○凌氏釋例云士冠者賓醴冠者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又賓授醴于戶東加柶面枋冠者筵西拜受解士昏禮女父醴使者贊者酌醴加角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此皆酌者面葉以授醴者所以然者醴者尊不自酌必由酌醴者授之凡訝受皆對面相授受酌醴者面葉以授醴者則醴者始得面枋以授受醴者受醴者受之乃得前其葉以報醴而祭也士昏禮舅姑醴婦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此則酌者徑授受醴者所以然者舅姑益

尊不自酌餅不自授徑由酌者授之故面枋以便受醴面葉而祭也注云酌加角柵覆之如冠禮矣者士冠禮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柵覆之此與之同故知如冠禮吳氏廷華云贊者私臣之屬酌醴酌醴尊以實解也

主

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

送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卽筵也賓復位於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此筵不主爲飲食起疏正義曰

疏

敖氏云

西北面以賓在西階上不可背之也醴子醴婦皆北面者以其立於席面也賓拜亦於西階上復位俟既薦乃升席於賓之拜也主人少退主人拜送賓亦如之張氏爾岐云主人執醴筵前西北面以待賓賓拜於西階上乃進筵前受醴受訖復西階北面之位主人乃於阼階拜送此醴古人文受爵送爵相拜之法大率如此注云主人西北面疑立者吳氏廷華云疑立者無事而立此經主人方在受醴賓之時何暇疑立又鄉飲酒禮言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此賓拜主人亦當少退又易能疑立云此筵不主爲飲食起者賈疏云此筵爲行禮故拜及啐皆於西階不知凡筵皆爲行禮焉有素爲飲食而設者若以拜啐必於西階始爲行禮之筵則士冠禮醴子日冠者筵未坐

啐醴降筵坐奠解拜是拜啐皆於筵前彼何嘗非行禮之筵而拜啐皆不在西階賈說尚可信哉要之拜啐於西階上皆是敬主之義啐於西階益有不敢當此筵之義

贊者薦脯醢

萬進疏

疑卽擴者褚

氏寅亮云凡祭於脯醢之豆間籩爲竹豆故脯雖籩實亦得名豆

賓卽筵坐左執解祭脯

醢以柂祭醴三面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柂興坐奠解遂拜

主人答拜

卽就也左執解則祭以右手也凡祭於脯醢之豆間必所爲祭者謙敬示有所先也啐嘗也嘗

之者成主人意建猶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公食大夫豆

報也興起也奠停也

疏多者祭於上豆之間知凡祭皆於籩豆之間也張氏爾岐云賓卽筵坐而祭醴南面坐也啐

醴則西階北面之位奠解

遂拜亦於西階遂拜者因事曰

遂坐奠不起而遂拜也

吳氏廷華云旣言興復言坐者坐如曲禮坐而遷之之坐賈疏所謂跪也興而跪跪而奠解

遂以拜也啐於西階不敢以賓禮自居也

注云凡祭於脯醢之豆間者賈疏謂祭脯醢置之皆於豆間此及冠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有脯醢則在籩豆之間此注不

言籩者文省耳云成主人意者主人設饌望賓美之今客

右醴使者

嘗之告旨是成主人意也。賓卽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疏正義曰：卽筵奠北面禮貴相變也。主人辭者蓋見賓珍己之物而取之。則以不腆辭之。賈疏云：此奠于薦左，不言面位下贊醴婦奠于薦東。注：奠于薦東升席奠之。此云奠于薦左明皆升席南面奠之也。又祭酒亦皆南面竝因奠酒之面奠之。則冠禮禮子亦南面奠之聘禮禮賓賓北面奠者以公親執束帛待賜已不敢稽留故由便疾北面奠之也。鄉飲酒鄉射酬酒不祭不舉不得因祭而奠於薦東也。燕禮大射重君物君祭酬酒故亦北面奠。注云：執以反命者下記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人執以反命是也。使者從者授於階。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上云主人辭此下而面然後出去。疏不言賓對者文省耳。張氏爾岐云：前迎於門外是大門外此送亦大門外。注：授於階下西面者以賓位在西授脯文在出上故知西階下西面。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

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於是定疏正義曰徐本婚

作昏案昏嫁玄作昏婚姻玄作婚古或俱用昏字凡今本經注作婚者石經徐本俱作昏○郝氏云問名而後納吉者慎重不迫禮之序也乃昏姻之約自納采問名時定矣故昏辭曰吾子有惠駛室請納采如必問名始卜倘卜不吉可中廢乎故用禮通其義而已張氏爾岐云如納采禮其揖讓升階致命授鴈及主人醴賓取脯出門之節並皆

如

右納吉

納徵玄纁束帛儻皮如納吉禮

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儻

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儻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今文纁皆作熏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五兩玄三纁二也象陽奇陰偶

也天子加以大璋諸侯加以穀圭庶人則用繙帛無纁用繙者婦人陰也納徵用幣故又謂之納幣何休云玄纁取其順天地鹿皮所以重古沈氏彤云鄭周禮注云五

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襍記云納幣一束東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案鄭襍記注云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尺也合之則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歟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天之正色蒼而玄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法之重者莫不上玄而下纁記云皮帛必可制納幣以玄纁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也又鄭周禮媒氏注純實繡字古繡以才爲聲納幣以繡婦人陰也凡取禮必用其類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此經注用玄纁象陰陽備也然則玄爲陽而繡爲陰矣又鄭注此經纁裳繒袍云繒緣者象陽氣下施是繒亦陽也案考工記畫繪之事襍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凡五而有六者玄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單而天之色乃全乎五方之色玄入黑而爲繒則諸色潛藏獨見其方之色而已故說文但訓繒爲黑而康成以爲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凡五而有六者玄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單而天之色乃全乎五方之色玄入黑而爲繒則諸色潛藏獨見其方之色而已故說文但訓繒爲黑而康成以爲故禮服繒與玄恒互用而康成又以繒爲陽象不等諸專象北方之黑也蓋專象北方之黑不以青赤黃諸色爲裏

或曰凡昏禮無貴賤皆陰陽備鄭乃謂惟士大夫之幣象之豈庶民獨不當象之乎謂娶禮必用其類而以繙則士大夫何爲而不用其類乎形謂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專用繙則取象幽陰兼用玄纁則取陰陽之備皆昏禮之義類庶人取其細而不取其大下士也然不用黑而用繙則以繙之中仍備陰陽之色耳又案士冠禮所陳三服玄端玄裳乃服之下者然在庶人爲上法昏禮攝盛則庶人與其妻皆可服玄而納幣以繙者繙又降於玄也昏禮幽陰故取象北方之色謂象婦人陰者非也蔡氏德晉曰納徵禮最重故特用皮帛而不用鴈

右納徵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定由夫家

來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卽告之命於女家尊之也案此遜言三禮同節皆如納采惟鴈與皮帛爲異耳

右請期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

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膾一肫脾不升皆飪設

扃鼐

期取妻之日鼎三者升豚魚膾也寢壻之室也北面鄉內也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肺升於鼎也去蹄

甲不用也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勇脊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斂必舉之貴之也每皆

二者夫婦各一耳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爲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膾免膾也肫或作純純全也凡膾用全脾不升

者近竊賥也飪熟也扃所以扛鼎扃覆之古文純爲鈞辭爲脾今文扃作鉉扃皆作密疏通解徐本

俱作孰熟孰諸本錯出後不悉校徐本作扛釋文集釋通解俱作扛依注例扃上當有古文二字案儀禮扃屢見

恐經注俱有誤說文扃注云以木橫貫鼎耳舉之則扃卽局耳不得爲兩字又金部鉉字注易謂之鉉禮謂之扃是

鉉字惟易有之禮經安得有鉉今本儀禮覆尊則爲幂覆

鼎則爲扃釋文則多作扃或強爲分別曰幂字从巾覆尊

以巾則稱幂覆鼎以茅故不得稱幂然則扃字從戶何以得施於鼎賈氏云鄭兼下緜幂總蒙之故云皆可見覆鼎

覆尊皆作幕矣又士喪及既夕幕用疏布古文皆作密是古文無分尊鼎尤其明證也案局鼎二字古文當爲局密古文當爲幕帳鄭於上字從古下字從今當注云今文局爲鼎古文模爲密鼎之從門乃諧聲非會意也古蓋音冥冥局聲相近故通作局又音暝暝鉉聲相近故別作鉉此又下盡合鬯一節論夫家欲迎婦之時預陳同牢之饋也賈疏云東方北面是禮之正但數鼎故云北面北上則此及少牢是也特牲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當門而不在東方者辟大夫故也今此亦東方不辟大夫者重昏禮攝盛也鼎不言北上直云北面士冠所云是也凡鼎陳于門外西面者喪禮少變在東方者未忍異於生時於大斂奠及朔月奠旣夕陳鼎皆如小斂奠門外皆西面者亦是喪禮變也士虞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不言東者旣葬鬼事變吉故也公食陳鼎七當門南面東上者以賓是外人向外統之集釋云肺有二其一舉肺離割之使食時可祭可齊又名離肺齊肺其一名祭肺刲切之以祭又名刲肺切肺祭時二肺俱有生人食惟有舉肺此具二肺者鬼神陰陽也郝氏云北面鼎面向北也北上自北陳而南豚鼎在北也全升全體解折孰

於鍤而升於鼎去蹄去四蹄甲舉猶食手舉食之也肺爲氣之主脊爲體之正食先舉之將食先祭之所食之肺脊與所祭之肺皆升之鼎者也全禽之乾者曰膾謂免也膾當作純一純一雙也少牢云膾一純而鼎是也髀尾骨也內則云免去尻故不升於鼎褚氏寅亮云豚合升則豚解爲七體而左右肺皆升矣般亦連於骼脊則分爲二令夫婦各二增脊之一而爲八去魚之一而爲十四合偶數也經明云膾一純而敖氏謂用一肺不惟失同牢之義且近凶禮矣吳氏廷墓云下婦饋言合升側載者下兩俎分載此一俎合載之也案肺當兼舉肺祭肺以舉肺亦祭故以祭概之兩者各二則四也豚只一肺此有四者析之父醮子當在此時合有肺升者夫婦各一也若祭則升右下文皆坐祭之薦黍稷肺卽此祭肺贊爾黍稷授肺脊卽此舉肺脊也牲一身前有肩臂臑後有肫胫脊中央有三脊正胫橫脊取中央正脊故曰體之正免膾也者牛牢用麋脂士免膾可知凡牲體用一肺膾則左右體脊相配共爲全者禮略注膾作純純全也古文純爲鈞者胡氏承珙日今文作膾本純之段僧當時蓋別有作純之本故云膾或作純全也下卽就純字疊之云古文純爲鈞周禮司

几筵司農注純讀爲均服之均鄭於此不從古文作鈞者蓋以少牢之純爲正字鈞音與純稍遠惟肫音與純相近故但取純訓其字則仍從今文作肫耳

云爵爲牌者爵洗所以承盥洗

疏

正義曰設洗之節詳於前篇故此略之

之器棄水者吳氏廷華云設洗必兼水水在洗東文

省

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

醯醬者以醯和醬生人尚裹味兼巾之者六豆共

疏

正義巾也巾爲禦塵蓋爲尚溫周禮曰食齊視春時日盧

弨弓云石經菹名本同○

疏

荳氏崇義云舊圖云敦受一斗

二升漆赤中大夫飾口以白金案九娘職云凡祭祀贊玉

疏

玉敦玉敦也受黍稷器然則天子八簋之外兼用敦

也又少牢禮曰主婦執一金敦黍有蓋凡設四敦皆南首

疏

注敦有首者尊器飾也飾象龜形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

又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

疏

之八簠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今依孝經說與簠簠

容受竝同上下內外皆圓爲異褚氏寅亮云饌亦兼夫婦

疏

菹醢數謂葵菹也謂以士用饋食之豆籩也荳氏云覆饌

巾士大夫以緼布顙裏二者夫婦各一四者夫婦各二

疏

卷三

卷三

疏

卷三

注云醃醬者以鹽和醬者李氏如圭云醬以鹽和之故名
醃醬下經直言醬也惟公食大夫禮及此禮有醃醬吳氏
廷華云醬合醃言是用鹽釀成者膳夫醬合醃醃言鹽人
則曰齊醃菹醬鹽人則曰醬菹菹是蓋有用鹽而成者亦
有不用鹽而成者注所謂和即釀之
義蓋以二者相雜之謂也賈疏殊混

大羹漬在爨

大羹漬
煮肉汁

也大古之羹無鹽菜羹竈也周禮疏正義曰盧弨弓云竈
曰羹齊視夏時今文漬皆作汁

二字各本皆譌作
注云大古之

火上今從宋本改正○敖氏云此上牲之肉汁也以其重
於他羹故曰大復曰漬者嫌羹當用肉也注云大古之
羹無鹽菜者左傳桓二年傳大羹不致郊特牲云大羹不
和謂不致五味故知不和鹽菜唐虞以上日大古三王以
來更有銚羹則致以五味雖有銚羹猶存大羹不忘古也
今文漬皆作汁者五經文字云漬從泣下肉大羹也漬從
泣下日幽陰也今禮經相承多作下字段氏玉裁云儀禮
音義引字林云漬羹汁也玉篇廣韻同然則本無異字肉
之津液如幽溼生水也羅氏有高云漬之爲肉汁者古文
段楷字音入聲讀若液說文液汁也古文楷爲液故漬可
訓汁今案此二說是也其汁字古人多假和叶字如周禮
大史協事注杜子春云書亦或爲協或爲汁又大行人協

故書協爲汁鄉士汁日刑殺司農注
清音

尊于室中北

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給幕加勺皆

塙牆也禁則之厭
飢者玄酒不忘古

文枋也給粗葛

〔疏〕正義曰張淳云釋文幕作幕後徹尊幕鄉飲酒鄉射尊祿幕同案今本釋文仍作幕

作幕是也然賈氏於前節疏云鄭兼下給幕總疊之則兩處之文同矣鼎則皆鼎幕則皆幕明無尊鼎之別集釋校

云周禮有幕人說文作帳云周禮有帳人是幕卽帳之變體俎集釋余本通解揚敎與作竈○敎氏云士虞禮云尊

器精良，行不遠。角櫛，其任也。角，象日云，一屬木云，主之。室中北牖下當戶，此東西之節空也。如之尊，不言其器，如土簋，可印案。尊皆用酉，此爲夫歸三廟而設，不主所謂內

上篇可知案尊皆用酒此爲夫如三醡而設丁注所謂內尊也玉藻士用禁玄酒在西不用也南枋便於酌也不言

注云禁所以厭鯀者玄酒不怠古也者士冠禮云鯀此亦士禮雖不言鯀然尊亦鯀

也庶承於鯀云禁者因爲酒戒也古謂黃帝以前以禮運
云汙尊而环飲謂神農時雖有享一旁之更無三酉筭

黍稷未有酒醴以水爲玄酒也尊于戶之東無玄酒節三可

杜甫詩四部合璧 酒於外尊合壘破匏也四處兩危汎六

爲夫婦各三正義曰敖氏云無玄酒則惟一尊而已無
醕一升曰爵疏玄酒用一尊且不尊於房戶之間又不幕
皆遠下尊者也筐實爵登主醕夫婦也乃設於此者非常
禮因有尊而爲之耳凡設此筐於堂者必在尊南鄉飲酒
禮云設筐于禁南東肆吳氏廷華曰上二句言外尊蓋賛
酌以自酢者初醕再醕自爵三醕合巹贊自酢亦用此爵
案無玄酒者玄酒非當飲之酒特陳之以表不忘古耳故
無庸再陳也巹半匏蓋分一匏爲二不用則仍合爲一也
一再醕用爵夫婦各二故四三醕用巹不設筐於室者室
隘不能容也此有熊子之禮盛氏世佐云此尊爲媵御設
也古人房室皆在東南房戶之東則東序也不
曰東序而曰房戶之東尊統於戶不統於牆也

右將親迎豫陳饌

主人爵弁纁裳緇施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

前馬

主人婿也婿爲婦主爵弁而纁裳玄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纁裳者衣纁衣不言衣與帶而言施者空其文明其與施俱用緇施謂緣施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從

疏

者有司也乘貳車從行者也畢猶皆也墨車漆車士而疏
乘墨車攝盛也執燭前馬使從役持炬火居前炤道
從正義曰二嚴本通解楊敖俱作貳士而乘墨車疏無而字
從楊敖徐本作徒○自此至俟于門外論親迎之節集釋
也凡昏各用其上服五冕色俱玄故謂之玄冕爵弁則士
之上服也襍記曰士弁而親迎盛氏世佐云士昏用上服
以爵弁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
冕也賈疏云五等諸侯亦不過玄冕始誤敖氏云此禮據
堦家而言故以堦爲主人爵弁者以親迎當用上服也此
言繙施不言衣帶韁與前篇互見也從者謂在車及執燭
者也張氏爾岐云一命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故疏
云冕之次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今親迎乘大夫車故注
云攝盛巾車注云棧車不革輶而漆之則士之棧車亦漆
但無革輶爲異吳氏廷華云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繙
帶靿鞚玄端玄裳黃裳襪裳繙帶爵韁此但言繙施者蓋
彼此見義也注以言其文明與衣帶同色鑿矣又據士喪
禮言貳車白狗攝服是士明有貳車也賈疏謂士無貳車
誤案下經女從者畢紂玄注謂從者爲姪娣則此從者亦
主之娣若姪也賈疏謂僕隸之屬非是又墨車有革

或取其膠固亦用屬之

婦車亦如之有祫

亦如之者車同士妻之車夫

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祫

疏

正義曰婦車
堵家往迎婦

車裳幘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固有蓋

疏

堵家云親迎爲

之車亦執燭前馬也祫稽通車衣也吳氏廷華云親迎爲

六禮之一親迎者卽鵲巢所謂百兩御之百兩迎之焉有

夫家不共車而自乘其車之理此經堵車婦車竝舉其爲

夫家所共甚明注謂大夫以上以其車送之非也賈疏

引左氏反馬據左傳有反馬說注謂禮送女畱其送馬三

月反馬此或是送女之人所乘如下所謂送者或載嫁女

服器之車俱未可知又鵲巢詩所謂迎御亦正夫家共車

之證賈乃以爲自乘其車何其曠曠要之親迎之義謂夫

氏世佐云如之者如其乘墨車而下之儀也嫁時之車王

后重翟上公夫人厭翟侯伯子男夫人翟車孤卿以下至

士皆與夫同惟有祫爲異注祫車裳帷周禮謂之容車有

以爲車之容飾也帷裳者以其帷障車之旁如裳也其上

有蓋謂之童容四旁坐而下謂之祫其實一物也男子立

乘有蓋無祫婦人坐乘重自蔽故有蓋復有祫敖云以布

爲之想當然耳又云在上曰祫在下曰裳帷此惟有祫而已以祫與裳帷爲二非也鄭注祫記云祫謂鼈甲邊緣祫固在旁不在上沈氏形云祫記其轍有祫繙布裳帷注祫謂鼈甲邊緣裳帷圍棺者則祫與裳帷明非一物詩疏云裳帷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上有蓋蓋有衣四旁坐而下謂之祫是也且昏禮以有祫爲盛爲祫非凡婦人車所有也衛風云漸車帷裳則帷裳乃凡婦人車有之其爲二物明矣既夕記注又云祫於蓋弓坐之此得其實又容與蓋相配則容是在上之祫至于門外婦家大疏正義曰賈疏云非在旁之裳帷也至門外門之外疏正義曰賈疏云知是大門之外主人筵于戶西面上右几

大門內故知此爲大門外也主人女父也疏正義曰顧氏炎武曰主人爵弁纁裳繙筵爲神布席疏注主人婿也婿爲婦主主人筵于戶西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而行故婿稱主人至於婦家則女父又當爲主人故不嫌同辭也女父爲主人則婿當爲賓故曰賓東面答拜注賓婿也對女父之辭也至於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而直稱曰婿婿者對父之辭也曰主人曰賓曰婿一人而三異其稱可以見禮時爲大而儀之由內也女次純衣纁紱立于房

中南面

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袞之衣。盛昏禮爲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袞。明非常施正義曰。徐本集釋則此衣亦玄矣。無衣字通解有與疏合。○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注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注云。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者彼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紩矣。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髢。謂如少牢主婦髮髢也。又云外內命婦衣鞠衣。禮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其副。惟於三翟祭祀服之。士服爵弁助祭之服以迎。則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其三大夫以下。內命婦則三夫人自闕翟而下。九嫔自鞠衣而下。世婦自禮衣而下。女御自祿衣而下。嫁時以服之。諸侯之夫人無助。天子祭亦得各申上服與祭服同也。云以纁祿其衣者。褚氏寅亮云。內司服注。婦人連衣裳不異其色。豈於嫁時反異其色。而衣繙裳纁邪。吳草廬所

云裳下襍與集說同誤注以纏緣衣之解不可易云婦人不常施袞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者此純衣卽祿衣是士妻助祭之服尋常不用纏爲袞今用之故云盛昏禮爲此服引畧大記者證袞爲非常服也

姆繩笄宵衣

在其右

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以婦

幅長六尺宵讀爲詩素衣朱紵之紵魯詩以紵爲綺屬也

姆亦玄衣以紵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耳

姆在女右當詔

正義曰釋文紵本亦作叟聶氏髮下有纏也二字

禮母或爲幼時撫育之人更有老而無夫老而無子無所歸依而德行猶堪導人者可勝斯任

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不復嫁者夫無子被出非事所常有若專藉此爲保母豈得盡人而有乎

褚氏寅亮云此與下婦纓笄紵衣以俟見及特性主婦纓笄紵衣服竝同注謂姆以紵爲領終未安紵衣本在六服下姆執禮事可以服之郝氏云纓黑繪裹髮也笄加簪以綰髻也宵衣黑色衣女子宵衣猶男子玄端宵小也列采爲夏全黑爲宵猶俗謂青衣爲小衣也盛氏世佐云婦人祿衣因男子之玄端玄端一名祿衣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云爵弁服皮弁服祿衣是也男子

之服惟爵弁服用絲餘皆用布則婦人祿衣亦當用布宵衣次於祿衣其用布可知宵衣士妻之正服其上服祿衣純衣與祿衣制同而用絲乃嫁時盛服非常服也祿衣玄宵衣亦玄而謂之宵者以祿衣是后御於王之服三夫人以下御於王當衣宵衣詩云肅肅宵征以其宵時所衣故名宵衣歟其所以異於祿者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說者謂侈袂大袖之衣然則宵衣之制其袖狹小爲異餘則同也考士服之玄端袂長二尺二寸祛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宵衣與祿之異亦猶是矣云纏縉髮者此纏亦如士冠禮以繪爲之廣充幅長六尺以給髮而繪之姆所以異於女者女有纏兼有次姆則有纏而無次也云宵讀爲詩素衣朱紱之紱者胡氏承珙云鄭於此易經文作紱而特性禮主婦纏笄宵衣注紱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繪本名宵詩所謂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蓋以士昏禮說宵紱段僭已明故於特性不妨依經作宵并引詩及記皆轉從禮經作宵以見宵僭作紱爲經典通用之例特性疏謂詩及禮記皆本作宵字非也女從者畢袗玄纏笄

被穎黼在其後

女從者謂姪娣也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衿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穎禪也詩云

素衣朱襍爾雅云黼領謂之襍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天
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
矣士妻始嫁施禪黼於領上疏正義曰婦人之服未有以
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疏爲衣者敖氏謂以黼爲
禪衣而被於玄衣之上亦猶婦之加景非也昏禮惟攝盛
車服乃有異爾此固從者安得別製異服注黼領之說是
也江氏筠曰注謂施黼於領上假大夫妻之盛飾據經
上云女從者畢袗玄所謂袗者乃無上衣之謂玉藻袗紲
給不入公門是也如別有衣加之則不名爲袗矣然則經
之言袗正以示別於加景而立文也案賈疏引郊特性繡
黼丹朱中衣謂天子諸侯中衣有黼領上衣則無之今此
婦人事華飾故於上衣則有之中衣則無也此亦是言袗
及言顥之義又案敖氏謂此女從者亦玄衣然據經上從
者畢玄端之文知無不實著其名者今此乃異其文當是
以被黼之故蓋古人謹於命名卽如一淡衣所純者殊則
其名亦異今此以非常服故不別爲之名而但不使得蒙
穎與裝簾通袗玄設飾以玄也顥黼以枲爲領而刺黼也
盛氏世佐云女從者謂女之從者卽下經所謂婦人送者
也詩云諸娣從之乃諸侯禮鄭引以證此誤顥與裝通禪

也。謂領也。額飾者，蓋爲無裏之領而刺繡於其上也。詳被字，則此領與凡領不同。凡領連於衣，此蓋別以絲爲之。而加於領上歟。

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

賓疏

正義曰：敖氏云：亦揖者出請入告，乃出迎之。此時賓爵弁服而主人玄端不嫌於服異者，主人不正與賓爲禮，特迎而道之入廟耳。按賓爵弁服以攝盛故也。主人不必攝盛，故祇服玄端。

主人揖入賓執鴈從

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賓升奠鴈拜主

人不答明主爲授女耳

正義曰：奠贊而拜稽首婿有子疏道也。案主人揖入之後，當有每

曲揖之節，不言者文略。主人不降送父無送女之禮也。注云：禮不參者，據凡行禮者言也。此婿迎女而女從之，是婿女二人爲禮矣。故主人不參之。沈氏形云：此時女立房中南面，俟婿當壻北面奠鴈拜，所謂執摯以相見也。婿婦之相見，同此始婦不答拜者，謙不敢當其盛禮也。蓋稍還避之，婦人從夫者也。無論夫下之而不敢當，卽夫齊視之。

而亦不敢當故夫有親迎之禮而婦無見夫之儀夫執摯以拜而婦不答拜也不還其摯者鴈取有常節隨陽義不可不受也婦雖不敢當夫之下之齊之而未嘗不隨者所以明婦順也主人西面子阼階上女房外南面而賓北面奠鴈是許之執摯相見矣許之執摯相見若父母親授之故曰婿親受之於父母也吳氏廷華云婦從者奠鴈時已出堂矣變女言婦已受摯而從之也此有父母戒及送之節記言父西面戒之又言父送女命之此又言不降送者蓋戒在女出房時送則又申命之送當少違其位但不降耳母亦不降惟庶母降盛氏世佐云書云拜手稽首者始拜首至手而於其卒拜則首至地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乃於奠行之者昏義云蓋親受之於其父母也得其旨矣上言女對其父此言婦對其夫言也既從夫而出卽謂之婦此禮經正名之義婿案經言主人不降送記言父送女命之蓋違其位少進耳又疏引何休云周人逆於戶知當在房戶外當阿北面婿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婿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

者曲禮曰僕人之禮必授人綏

疏

徐本集注無

釋楊敖俱無曲禮曰三字通解有據疏云曲禮文則注無

可知○李氏如圭曰郊特牲曰婿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

也者親之也沈氏形曰此稱婿而不稱賓者女未授則賓之婦既從則婿之皆對主人而稱也此辨名定分之義教氏曰曲禮云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婿爲御故如僕人之禮然非降等故姆辭不受案婦不親辭者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姆道其志也姆既辭則婿當舍綏姆執綏以授女矣

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

御者代

乘以几者尚安舒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驅行也行車輪

三周御者乃代

正義曰景通典作憬非也古無憬字釋文作御集釋無車字注但云尚安舒

而賈疏知謂登車時者記云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坐卽

跔几卑故二人跔於地而對持之非登車而何馬前亦有

燭褚氏寅亮云庶人妻用錦外加襫縠其名曰襫爲文之

太著也士妻縑衣纏褶不爲文著故外加者爲景轉取鮮

明之義熊氏明來欲改景爲襫綢不必李氏如圭云碩人

詩亦云衣錦裯衣庶人卑不嫌與國君夫人同士妻純衣

加明衣非爲其文太著爲禦風塵耳云今文景作憬者胡

氏承珙云上文被穎黼注云穎禪也士妻始嫁施禪黼於

衣禮記尚綢及此經穎黼皆訓禪蓋本玉藻禪爲綢義惟

上假盛飾耳此注云景之制蓋如明衣云案鄭於詩襫

於此景訓明是意與駁綱穎不同賈疏仍以禪穀釋景非鄭義彼駁爲正字綱穎爲假借字此景爲正字憮乃借字始也俟待也門外婿家大門外婿乘其車先然後從之

疏

婿乘其車先然後從之

注云婿家

大門外者案賈疏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解爲婿家大門外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吳氏廷華云袞服內則雖俱有異宮說然未聞父子各門之說以理論之父母見在婿豈得自立爲家又此時門內及席皆有燭

右親迎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奥

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媵送也謂

女從者也御當爲訶訶迎也謂婿從者也

媵沃盥於南

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

疏正義曰釋文媵席中無布字○自此至卒食明夫導婦入門升階及對席媵御沃盥卽席之儀李氏如圭云詩

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好人爲容好者左辟辟而左不敢當尊蓋壻揖婦入之時也壻爲主先卽席婦席未設也吳氏廷華云日入闌西升自西階雖是導婦亦父在不由阼階之義第言夫卽席者婦俟饌具饌具乃卽席也案升自西階謂夫婦竝升西階也竝升之法夫升三等婦少右從之中等竝行夫在左旣立夫婦竝立於西階上俟布席乃入也下經云燭出則夫婦未入之前燭必先入矣不言者文略耳注云媵沃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者此當如先儒媵沃盥御沃媵盥爲是蓋媵御佐禮當盥以致潔也鄭道志說殊謬且婦人不下堂今婦人乃下堂而沃壻盥於南洗乎褚氏寅亮云於卽席尊西之後而言媵御沃盥交則敖云於北洗者得之但交沃者媵御也盥者夫婦也如敖云媵沃盥御沃媵盥之說是媵御盥而反遺夫婦矣則非也席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正法也敖乃變爲北上蓋因執豆席相變故遷就以文其詞耳江氏筠云盥有不必就洗者特性禮盤匜之設是也此經沃盥婦卽在尊西南面媵奉盤御執匜夫當於其拜受贊酌經皆作御鄭曲禮注亦云御當爲訶與此同壻案鄉飲酒禮云主人南面盥沃洗者西北面此當準之贊者

徹尊幕舉者盥出除幕舉鼎入陳于阼階南面北上七

俎從設

執七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七執所以別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疏正義曰鼎通

疏

解敖氏俱作幕浦云鼎當作幕今作鼎後人更易也集釋校云俎各本

幕

浦云鼎當作幕今作鼎後人更易也集釋校云俎各本

作七下同

張淳云釋文俎必履反士喪禮乃俎載又曰俎

者特牲禮乃俎有司俎羊俎豕魚字皆从木少牢長俎古

文作七鄭氏亦改爲俎○士喪禮舉鼎右人以右手執七

左人以左手執俎舉鼎人兼執七俎者喪禮略也公食執

七俎之人入加七於鼎陳俎於鼎南其七與載皆舉鼎者

爲之士虞右人載者喪祭少變故在西方長者在左也今

昏禮鬼神陰陽當與特牲禮同亦右人七左人載遂執俎

而立以待設也盛氏世佐云贊者室老也下經云贊禮婦

而舅姑旣沒章云老醴婦于房中明是一人矣不云老而

云贊者以事命之敖氏云盥北面盥於南洗也除幕者右

人也旣陳鼎則右人抽局委於鼎北而西面於鼎東以俟

注云執匕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者敖氏云執匕俎

者從鼎入而設於其鼎之西也旣設俎則各加匕於其鼎

東枋遂退此三匕三俎從設則有司三人各兼執一匕一

俎歟沈氏形云上經所陳器饌醯醬二豆菹醢二豆黍稷

四敦及四爵合卺皆爲夫婦各用其半故兼陳之則此設七俎亦當有六七六俎矣郊特性昏義竝云共牢者特謂不異牲若豚魚腊夫婦各食其半耳非謂止三俎而共之也又下經婦用特豚饋舅姑注云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時舅姑共席猶各有俎豈夫婦異席而顧共俎乎且婦前無俎亦非敵偶之義吳氏廷華云上尊有寡微之待酌也設七俎待載也亦徹豆巾儀禮大概右人於鼎東西七左人於鼎西俎南北面載士虞禮鼎在西階下故七者東面而載者則仍北面也賈疏以特牲右人鼎北南面左人鼎西俎南北面何也據特牲加七注云左人北面疏亦以爲鼎西北面猶與此疏合也但彼注又云加七東柄疏亦云然夫東柄者以七者在鼎東西故東其柄以便其七耳若右人鼎北南面則當南柄不當東柄也堵案賈疏云右人於鼎北南面七左人於鼎西俎南北面載考特牲注則右人既鎔西面俟左人北面北面載執而俟執俎而立當是右人西面七非南面也

北面載執而俟

執俎而立俟豆先設

疏正義曰敖氏云北面載左人也右人則西面七此載以俎盛物之稱士喪禮載豚云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脰亞脊肺在於中皆進抵載魚左首進鬚三列腊進抵此魚十有四則二列也載腊如豚惟無肺耳俟時而升褚

氏寅亮云少牢禮云匕皆加于鼎東枋東枋者鼎西面七
者在東便也此鼎亦西面則敖氏謂西面匕勝疏南面匕
說之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執匕者事畢逆退由

賤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逆退後入者先退也敖氏云匕
也

者乃右人以匕出鼎實者也逆退則匕下鼎者在先

匕上鼎者在後也言復位見其初位在此門東北面西上
私臣之位也特牲記曰私臣門東北面西上逆退者由便
也亦便其復位也案左人執俎而俟則退者爲右人明矣
此亦舉鼎者謂之匕者以事命之且以別於載者也注以
是爲執匕者恐非又案逆退者西面匕畢乃
轉南面而退也載者尚立俟故匕者先退

贊者設醬于

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膳特于俎北豆東

之疏

正義曰醬與俎俱在豆知不在醬東者下文醬東有

東

黍稷故知菹醢東也敖氏云菹醢在醬北南上也

別見魚膾則此俎云者指豚俎也當豚俎北端而云特者
明不與豚俎爲列亦橫設之几俎數奇故於其下者特設
之張氏爾岐云魚次者又在俎東也膾特設俎北若復東
則饌不得方故也盛氏世佐云此設俎豆之次皆以南爲

義禮正義

卷三

三

上者夫席東向便其右也設俎者卽載牲體之左人也魚次次豚而東也俎北豚俎北也腊云特則豚魚之竝可見矣

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菹于醬南饌要

方也疏款氏云

黍在豚南稷在魚南菹不言其器在豆可知少牢禮曰進二豆菹張氏爾岐云二豆竝列醬北二敦直列醬東此爲

夫設下對設二豆二敦則爲婦三俎共之注云饌要方也者沈氏彤云特牲注云腊特饌要方也彼疏云豆在神

坐前豕設於豆東魚次豕東若腊復在東則饌不得方故特也上經腊特于俎北義同此經設菹于醬南者以醬東

黍黍東稷若稷東復菹則饌仍不得方故亦特設之於醬南兩注皆明特設之義蓋必有特設者而後饌乃得方也

設對醬于東

對醬婦醬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下文云設黍

於特俎爲東北也盛氏世佐云此爲婦設也夫西婦東故

云對凡饌皆對獨於醬言之者以其首設也設之於夫饌

之東少北惟云東者舉其大判言之耳不言婦前者婦席未設也案以下言婦饌不言俎者同牢者亦同俎曰對者

以壻饌爲主也特俎卽上所謂腊特于俎北者也沈氏形

日下經設黍于腊北之腊謂婦之腊卽婦之特俎也敖誤

以夫婦共三俎乃誤以此臘爲卽上所特設者遂謂醬於特俎爲東北二豆當特俎之東無之而不誤矣且如其言則下經對席北去墻席各半夫婦徑不相直也何以稱敵偶之義邪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

于臘北其西稷設酒于醬北御布對席贊斂會卻于敦南

對敦于北

斂發也今文斂作開古文卻爲給

疏

正義曰注本斂發也有會合也謂敦蓋也七字○盛

氏世佐云醬二豆二對酒夫婦各者也三俎共者也夫席在室之西南隅婦席在其東少北室中迫而饌又在其西偏則二饌蓋相連矣連故得共俎且成其方也又夫婦各

有三俎尤經所未之見者經云設對醬于東注謂當特俎設黍于臘北參之當在特俎之東北且經云

設黍于臘北者臘卽上文臘特于俎北之臘非有二也乃謂婦饌別有三豚魚一臘而案其設黍之處又不在臘而

在豚北直與經文相背矣褚氏寅亮云夫席之黍在醬東

稷在黍東對席之黍宜設在醬西魚北其稷宜在黍西豚北無如設稷之地已有席在故必設黍於稷北而稷乃設于黍而此經所以特著設黍于臘北之文也鄭注所以云對醬當特俎也斂氏以對席當設之稍北因有對醬于臘

俎爲東北及北卽醬面之說不知昏禮對席與幕者對席自別安可以彼例此設席一誤饌位無不誤矣李氏如圭謂對席亦有俎則是六俎而非三俎且失同牢之義亦非張氏惠言云據禮圖豆徑尺二寸登與豆同敦徑六寸八分俎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橫設之一俎適當二豆之徑兩席共俎菹醢當席中必相對與豚魚之俎直菹特于其北則醬菹當之故鄭云對醬當特俎經文云設黍于菹北蓋當菹稍北略言之又疑北爲東字之誤疏云設婦菹於北當特俎東饌內是明以黍在菹東若經爲菹北不應無說也又肝俎經不言所在依祭禮當在內面塾章氏協夢云對席必稍北者壻席南上婦席雖與壻席相向而不敢竝示有尊卑之義也張氏爾岐曰會敦之蓋卻仰也開敦蓋各仰置敦右案敦南壻敦對敦婦敦又菹本佐食之具飲射等飲而不飯故無菹賈疏說非也少牢文不備是矣至有司徹雖有匕菹肉菹但祭祀之菹在登不祭不齊彼酒在俎齊而嘗之蓋賓尸枉味與正祭在登者不可同日語也注今文啟作開者胡氏承珙云古人於啟閉字多作啟少作開故古文作啟者今文則作開左傳哀三年經城啟陽公羊作開陽此左氏古文公羊今文之別古文卻爲綴者卻正字綴俗字說文卻節欲也玉篇卻節卻也

玉篇爲是下所以節進退趙策云進退之謂節蓋進則以
節召之退則以節卻之故云節卻說文欲字傳寫誤耳疏
云卻仰也謂仰於地也案贊啟會卻于敦
南者謂啟其蓋退於敦南卽卻爲却之義

贊告具揖婦卽

疏

正義

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

贊者西面告饌具也

疏

正義

日張氏爾岐云其祭之序由近及遠肺指祭肺非舉肺也
盛氏世佐云告具告於主人也揖婦不言主人可知也

氏以爲贊者揖非也至是云皆坐則婦者夫之卽席猶立

也

注云贊者面面告者主人東面故西面告也云薦黍

疏

正義

醢者敖氏云祭薦黍肺釋上所謂祭

贊爾黍授肺脊皆食

疏

正義

以潛醬皆祭舉食舉也

爾移也移置席上便其食也皆食

疏

正義

用指而醬古

疏

徐本集釋俱無用口用指四字與

文忝作稷

疏合盧云公食大夫疏引此注亦無此四

字○敖氏曰惟爾黍者夫婦各有二敦故但取其尊者而

食之凡爾敦者皆右之於席上經特於少牢禮見之授肺

疏

正義

脊兼舉而授之也皆受以右手惟飯時則右執之也

贊授

疏

正義

夫于饌南而面婦則于饌北東面皆訝受之皆食謂一飯

疏

正義

卷三

三

也以滑醬皆謂而之未食舉故用此安食耳舉謂肺脊以其先食舉之因名之曰舉祭謂振祭濟之一飯乃祭舉異於饋食禮也食舉謂啗之再飯三飯則皆食舉不復以滑醬矣

注云移置席上便其食也者吳氏廷華云俎不可移置席上故授肺脊而已爾黍注謂便其食則席上之右也饋食無不祭而先飯之理此經雖先言皆食後言祭舉食舉然玩也字義蓋謂其食黍者皆祭舉食舉而後食黍是錯綜之文非先後之序也賈疏謂三飯不須道食疎矣

至特牲少牢皆祭禮此合鬯禮儀節自是不同不應據一節之異遂斷爲尊卑之大別也云古文黍作稷者胡氏承珙云少牢禮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注爾近也或曰移也右之便尸食也疏云案特牲云黍稷此及虞皆不云黍稷者此後黍稷連言明并黍稷食之不虛陳而不食不言爾之者文不具其實亦爾之也案此經云爾黍注皆食仓库黍也是鄭意此敦惟爾黍而不及稷下文三饭卒食注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饭而成禮也可知不必循食黍稷矣且黍重於稷下文婦饋舅姑有黍無三饭卒食稷故此爾敦不及稷古文作稷鄭所不用也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者正義曰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者食起三饭而成禮也

疏少牢十一饭特牲九饭而礼成此

獨三贊洗爵酌醑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醑婦
飯也亦如之皆祭醑漱也醑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疏正義曰徐本集

釋潔俱作絜案凡絜字嚴徐鍾本竝作絜是正字○賈疏云婿拜當東面婦拜當南面少牢饗答拜注云在東面席拜亦於戶內北面也敖氏云洗爵洗於庭也醑之言繙也其字从酉蓋既食之而復繙之以酒取其酒食相續之義也此拜受者皆在席戶內之西也祭謂祭酒凡醑皆坐受

爵案注漱以絜口益頤養之道應爾也

贊以肝從皆振祭疇肝皆實于菹豆

肝肝炙也飲酒正義曰張淳曰齊方計反齊齊古通用

疏此从口者後人加之耳案今本釋文仍作齊○敖氏云以肝從謂以肝從於酒而進之二肝蓋共俎而進本贊則縮執之振祭者執而振動之以爲祭也此亦以肝擣於鹽乃振祭肝從之法少牢禮備之矣吳氏廷義一耳賈疏因士虞禮言加此言實遂以祭禮言加此不言加爲異不知特牲亦祭禮其舉獸幹及魚也則日賓魚

於祖豆矣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鬯亦

如之

亦無從也

正義曰卒爵而拜拜其飯已之賜也爵出奠於篚乃復洗他爵以升盛氏世佐云答拜各

一拜也亦於戶內北面贊答拜不言婦又拜是不挾拜

矣不挾拜者以其禮輕故也褚氏寅亮云儀則同初酳無

從則同再酳每酳洗爵於庭皆有兩番降案禮成乃用鬯重之不輕用也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

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

贊酌

正義曰戴氏震云據前尊于北墉下是爲內尊尊于房戶之東是爲外尊注止稱內尊外尊此處疏云乃

酳疏

正義曰戴氏震云據前尊于北墉下是爲內尊尊于

酳外尊亦無戶今刪正○敖氏云三酳乃自酳變於常禮

也

自酳之禮代人酳己耳洗爵者象其爲己洗也奠爵拜

者象受也夫婦皆答拜則象同酳之也興謂夫婦也案皆

者皆夫婦也始答拜象拜送也次答拜象答卒爵拜也坐

贊者坐也祭祭酒也言坐祭則必興而後坐也不言興文

省興者夫婦及贊者皆興也洗亦在房入室戶西北面拜

兼拜兩

主人出婦復位復尊西南正義曰敖氏云主人席也

主人出婦復位

面之位

疏

出爲將說服於房也

婦但當說服於室故不出

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

徹室

惟復其尊西南面之位

正義曰乃徹釋文作迺○敖

鉸之徹尊不設有外尊也

疏氏云徹之者亦贊也如設于室者謂其鉸與席之位也亦

皆東西相鄉案媵西御東

正義曰御授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敖俱

于室御受姆授巾

巾所以自絜清

正義曰御授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敖俱

作受作稅上徐本集釋俱有皆字○郝氏曰夫婦皆說禮

服也巾帨也姆授授婦也案下記云母施衿結帨帨卽巾

也至是與服俱說故姆還以授之使不忘父母之戒云爾

吳氏廷華云說服當於隱處其房室之西南隅歟

注云

今文說作稅者賈疏云疊今文爲稅不從

者稅是追服之言非脫去之義故不從也

御衽于奧媵衽

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

衽臥席也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瞶良人之所之止足也古文止

作疏

正義曰瞶徐本集釋敖氏俱作見與疏合釋文作覩

云今本亦作見臧氏琳云賈本作將見故後人校釋

文云今本亦作見乃注疏本反作覩此文後人依釋文改

也祭義見以蕭充見覩以俠覩見及見聞皆爲覩之誤此

儀禮注當從釋文作臘賈疏作見非也○郝氏曰良良人

至是始成夫婦男稱良戚之也北止趾向北首向陽也張

氏爾岐云設衽曰衽猶置尊曰尊布筵曰筵也上文媵受

主人服御受婦服此御衽婦席媵衽夫席皆與媵御沃盥

義同注云古文止作趾者胡氏承珙云說文止下基也

象艸木出有趾故以止爲足段氏玉裁云此引申假借之

法凡以韋爲皮韋以朋爲朋黨以來爲行來之來以西爲

東西之西以子爲人之稱皆是也以止爲人足之稱正同

許書無趾字止卽趾字許同鄭從今文故不錄

趾字如從今文名不錄古文銘也

主人入親說婦

之纓入者從房還入室也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

日賈疏云纓有二曲禮云女子許嫁纓示有從人之端也

卽此說纓之纓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笄纓此幼時

纓也皆與男子冠纓異故注云其制未聞案主

人親說之者明此纓爲己而繫也亦示親之

燭出昏禮

息疏正義曰出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酇之

外尊房戶疏正義曰經不言媵御餕位據上經云微于房

外之東尊中如設于室則婿之餘仍在東婦之餘仍在

西媵位如婿御位如婦惟尊在房戶之外爲異耳敖氏云
不洗而酌略賤也此醕之儀惟拜受拜送而已不拜既爵

媵侍于戶外呼則聞

求今文侍作待

疏徵求必資之御則正義曰媵初至有

御亦在舅經文省耳

注云今文侍作待者胡氏承珙

云侍待古同聲故二字互用禮記襍記注待或爲侍

右婦至成禮

夙興婦沐浴纏笄宵衣以俟見

夙早也昏明日之晨興起也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

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

疏

正義曰集釋本以作已○敖氏云士妻之纏笄宵衣猶士之玄冠玄

端也蓋事舅姑之常服也盛氏世佐云纏笄宵衣士妻之

正服次純衣纏笄爲始嫁而加盛飾焉耳事已則服其常

也郝氏云降如姆卸靡麗示執役也

注云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者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

不云年限鄭知十五爲限者以其十五成童是以鄭注禮亦云子幼謂年十五以下則不隨母嫁故知十五以後

乃異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卽席席于房外南面

姑卽席

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古文舅皆作咎疏正義曰賈疏云鄭知房外

是房戶外之西者以其舅

在阼阼當房戶之東若舅在房戶之東卽當舅之北南面向之不便又下記云父禮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戶外女出于母左以母在房戶西故得女出于母左是以知房戶亦房戶外之西也

氏云舅席在阼示爲主也姑席在東房戶外南面爲內婦注云古文舅皆作咎者案舅是正字咎是借字婦

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賀于席

筭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

笞箠矣進拜者進東面乃拜奠之者見尊不敢授也疏

正義曰笞箠徐本釋文集解作笞箠案說文曰盧飯器或从竹去聲○敖氏曰筭棗栗同一器也門舅姑寢門也始執筭用二手拜時則推右手執之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

也內則曰凡女拜尚右手沈氏形云詩傳曰方曰筐圓曰笞說文笞箠也箠飯器又云笞盧飯器以箠爲之蓋飯器而竹與榦爲之者空於圓是以笞盧亦圓也鄭始兼二者以況筭之圓歟禮器釋文云筭以葦若竹爲之衣以青繪蟲圖云筭如笞狀其口微弇而稍淺容一斗敖氏謂聘禮

卷幣實於笄謂笄之制隋方如箋非也實幣之笄蓋隋圓
郝氏云笄竹盤盛棗栗爲摯也升自西階不敢由阼也手
奉摯進至舅席前東面立拜古婦人拜不著地故執摯拜
而後奠於席賈疏云禮記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
堂下西首是見己注云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
弟以下在位是爲己見不復特見又云見諸父各就其寢
注旁尊也亦爲見時不來今此不言者文略耳注云笄
竹器而衣者下記云笄繙被纏裏加于橋注被表也婦見
舅姑以飾爲敬是有衣也云進東面乃拜者自西階上東
面至阼席前而拜也云舅尊不敢授也者下舅直撫之而
已姑則親舉之親舉者若親授之然故於舅得云尊不敢授也
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
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撫撫
拜
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疏
江氏筠云婦人立拜故姑舉股脩必興而後拜男子跽拜
乃舅坐撫棗栗經亦云興答拜者曰記云舅答拜宰徹笄
可以明其故矣蓋笄須拜後乃徹則答拜時笄固在席也
婦之奠笄於席必正當舅前舅之坐撫亦必與笄對則笄
未徹之時其坐處之不可以拜明矣以笄之有妨於拜而
稱違其坐處以答之此舅之所以興也又戴氏震云婦立

拜而舅乃手拜答之疑未必示與答拜者所以示舅之亦
肅拜耳案還旋通婦還者盤旋以辟不敢當舅拜也

注

云先拜處者謂前東面拜處也云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
拜謂若士冠禮冠者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母于子
尚俠拜不徒此婦於舅姑而已禮經釋例曰婦奠擎舅撫
之猶觀禮矣氏四享王撫玉也敖氏云撫之不受之其說

是降階受筭股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
也

人人有司姑執筭以起答婦拜

疏正義曰殷石經作股釋文作段段氏玉裁云本

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又作殷瞿氏中溶云石本原作段朱梁重刻譌作股陸氏
作段正與石本原刻同○褚氏寅亮云婦已見舅不必復出矣故侍御者先執股脩以俟於下婦旋降階受之以見
姑竝非以門內門外別輕重之差案公羊傳莊二十四年
大夫宗婦覲用幣何注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敬見姑
以股脩爲敬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蓋據此經見舅執棗
栗見姑執股脩之文也集說謂於舅竝用棗栗見姑惟用
股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也而可乎盛氏世佐曰階
西階也受蓋受于婦氏人股脩脯也姑不撫之而舉以興
婦於姑之拜也不還不又拜皆下於舅吳氏廷筆云北面

向姑也人女從授女從令宰徹之曰舉以興則視撫有加禮矣注云舅則宰徹之者下記云舅答拜宰徹也禮經釋例曰姑舉摯授人猶聘禮公側授宰玉享公側授宰幣也皆略如臣見君之禮也不降階拜者婦人禮異於男子且辟君也

右婦見舅姑

贊醴婦體當爲禮贊禮婦者以疏正義曰敖氏云贊謂舅其婦道新成親厚之姑醴婦也舅姑必醴之者荅其行禮於己也舅不自醴之者於其始至宜示以尊卑之禮也是時舅姑皆立於席吳氏廷筆云猶宰夫爲主人之義江氏筠云自來說贊皆用男子蔡敬齋本義則云以婦女之曉禮儀者爲之醴婦駁舊說云男女不親授受豈有使男子引新婦見舅姑且酌而醴之之禮然案禮惟婦人於丈夫乃有俠拜若同爲婦人雖婦之於姑亦不俠拜此何以受醴卒醴兩見婦又拜文蔡因爲之說曰贊代舅姑拜送故婦又拜蓋婦與舅行禮當俠拜故也然果如所說則下文婦餞而姑醴之醴雖止爲姑禮實亦兼達舅意又何以不俠拜筠謂贊雖代舅而旣爲婦人則畢竟婦

人之相與拜也婦與婦行禮而爲俠拜禮未之有欲明男女之別而創禮所未有之拜未見其說之允也且經惟男子有奠爵之拜若婦人之拜皆執爵者此經於贊自酢云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拜果婦人而然乎

席于戶牖閒

室戶西牖東南面位

疏

正義曰賈疏云禮子禮婦

禮賓客皆於此尊之至也側尊

歸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

定之貌

疏

鄭讀爲俠然從

于趙盾之俠疑立者不偏倚不搖動之意玉藻云立容德是也立於此者俟贊者酌醴而出也立時少久故特著其容孔氏廣森曰當讀如士相見篇不疑君之疑疑立者斜向舅姑立也於君以不敢斜向爲敬獻醴則又必向所與行禮者爲敬若鄉飲酒賓西階上疑立是向主人立也主人阼階東疑立是向賓立也周禮曰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此疑立之道乎大抵足有定位而面無定位隨其所敬轉向之是之謂疑立今人行禮時亦惟習於此節斯敬賓之意贊者酌醴加柂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達矣

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

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變於丈夫始冠成人之

禮

疏

正義曰婦於贊乃俠拜者重其爲舅姑禮已也婦又拜蓋執觶拜也其下二拜亦然注云變於丈夫始冠成人之禮者賈疏云冠禮禮子與此禮婦俱在賓位彼禮子南面受禮此則東面不同彼南面者以向賓拜此東面者以舅姑在東亦東面拜之也

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柵祭醴三

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柵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

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

奠于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微且榮得禮人謂

婦氏

正義曰張氏惠言曰婦升席皆當由序而席則當

如冠禮東上褚氏寅亮云上經注云婦人與丈夫

爲禮則俠拜此婦拜之通例也敖氏何獨於此經云重其

爲舅姑禮己然則他禮不俠拜邪其有不俠拜者惟答拜

爲然少牢獻侑不俠拜者辟獻尸禮張氏爾岐云祭禮南

面啐醴東面奠觶又南面取脯則北面韋氏協夢云醴子

奠觶拜賓答拜冠者不又拜此婦又拜者贊者爲舅姑禮

婦婦拜贊者猶拜舅姑也故贊既答拜婦又拜敬之至也

降降西階也出出寢門也凡受禮者必取脯以降榮見

禮也案升席下當有坐字授婦氏人則歸示其父母矣

右贊者醴婦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

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

疏

正義曰盛氏世佐云

盥以致其潔饋以致

其養於既授脯卽反而行是禮昏義日明婦順是也案舅姑旣醴婦婦卽饋舅姑所以荅舅姑之禮又以執爲婦之

道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膾無稷竝南上其他如取女禮

側載

者右畔載之舅俎左畔載之始俎異尊卑竝南上者舅姑

共席於奥其饋各以南爲上

其他謂醬

漬菹醢

文謂婦也

如取婦禮同牢時

疏

正義曰竝上徐本集釋通解俱有今

今文竝當作併

疏

文二字案旣有今文二字則當字空

衍○盛氏世佐云側獨也合升側載者合左右畔升於鼎而載之俎則獨用右畔也特性少牢及鄉飲酒禮皆用右畔此亦宐然則舅姑亦其俎矣不合載者此婦供養之道非盛禮也注疏說恐非褚氏寅亮云升鼎則合載則左右兩畔各載一俎異於同牢之合載也非無魚膾之謂士虞禮烹一畔故曰側烹此各載一畔故曰側載若因無魚膾而言側則彼固有魚膾爨矣脊亦分爲二載諸兩俎土室約深一丈八尺向東旣接設兩席北墉下旁能更橫容

婦席邪當依注其席之說室以奧爲尊故舅居奧而姑居舅北敖氏謂舅北姑南非也賈疏云自側載以下南上以上與取文異彼有魚膾并稷此無魚膾無稷彼男東面女西面別席其醬菹醢夫則南上婦則北上今此舅姑共席東面俎及豆等皆南上是其義也雖不言酒旣有饋明酒在其中程氏瑤田云凡禮設飯陳薦必黍稷竝進以稷五穀長設之爲敬也昏禮同牢皆食亦黍稷竝設今婦饋舅姑特見無稷明但設黍也黍之美稷疏婦道成以孝養飯必精美不進疏食也注云竝當作併者胡氏承珙云當字疑衍竝併義略同鄭於竝雖皆訓併然多疊併字不用此注云竝南上者舅姑共席於奥其誤以南爲上是仍依古文作竝不應云竝當作併也段氏玉裁云說文竝併也併竝也互相訓竝讀如旁併讀如并竝併義有別許互訓者禮經注云古文竝今文作併是古二字同也承珙案鄭注此經竝皆訓併是二字義同正與許合然鄭意經字婦贊則一概從竝故有司徹注又疊古文作併者不用也婦贊使知當在豆間贊祭則其餘皆贊矣卒食亦三飯矣從者

成祭卒食

一爵無從

贊成祭者授處

疏

正義曰不言舅姑之今文無成也

卽席於奥文略也

無贊故婦贊之祭祭薦及黍也成者謂旣授之又處置之使知當在豆間贊祭則其餘皆贊矣卒食亦三飯矣從者

從肝席也。敖氏云：婦洗於北堂，酌於室中，北墉下之尊，西面，醑戶西北面，拜舅姑答拜於其席。

席于北墉下 墉牆也。室中北牆下疏 正義曰：徐本集釋通解，俱有首三字。今本脫。 賈疏云：此席將爲婦餕之位。褚氏寅亮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有東上者統於主席也。敖氏謂此席東上誤。

婦徹設席前如初 婦餕者卽席將餕也。疏 正義曰：釋文 解易醬者嫌淬污。沈本或作染

○盛氏世佐云：解餕其餕也。婦將餕姑之餕，姑不辭而舅辭者，統於尊也。易醬示從舅命也。沈氏形曰：敖氏謂易醬御爲之非也。此蒙上舅辭之文，蓋舅親易之下經。婦餕姑之餕，則姑酬之。此舅辭婦之餕，則爲之易醬。猶醑之之義。禮必有報，且姑之醬非舅不得輒易也。自婦見舅姑至舅姑饗，婦婿皆不與，亦禮不參之義。

婦餕姑之

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醑之婦拜受姑拜送

坐祭卒爵姑受奠之

奠之奠於篚

疏

正義曰：徐本集釋通解。敖氏俱有首二字。內則子

婦佐餕既食，恒餕則舅食婦，餕其常也。此辭者未授使代尚行賓禮也。然婦則自率其常禮而已。醬爲饌本，既經指

而不易則於尊者爲襄故易之猶燕禮不敢襄君爵之義也舅尊而姑親則易矣故特言餕姑之餕以明之下祭及食則又合兩餕而言也賈疏謂不餕舅餘先儒又謂易餕爲易姑之餕而餕其餕竝與內則之義不符盛氏世佐云餕餘亦祭敬尊者之餘也豆菹醢也上肺祭肺也祭者五詳著之見其無不祭也且與上婦贊成祭之文互備敖氏云婦拜於席南面姑亦拜於西墉下東面之位也卒爵而姑受亦不拜既爵矣餕禮輕篚在房戶之東南案脯醢皆祭言豆以概籩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酌之雖無娣媵先也贊亦授之

于是與始飯之餕

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之媵姪兄弟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

媵客之也始飯謂舅姑餕者媵餕

疏

正義曰徐本楊氏俱舅餘御餕姑餘也古文始爲姑

作容案作容與單疏

本文合○案此當媵御徹之日婦者蓋姑親醕婦亦親徹也其設之當略如同牢禮御亦得醕未必甚賤此醕亦酌外尊盛氏世佐云婦人送者皆曰媵娣則妻之女弟從嫁者也送者非一人其中容有娣姪從嫁者以士得有一妻一妾故也士妻從嫁者或娣或姪科取其一經惟言娣者舉尊以見卑耳無娣謂無從嫁者也北面之勢不足盡人

骨肉之親雖不以娣姪從可也先謂先於御蓋御主也
姪客也褚氏寅亮云先是婦止餕姑餘不得言鎗至是則
媵餕舅餘御餕姑餘有交鎗之義矣而必言始飯者見止
餕餘而不食舉也何也姑所舉者婦已餕訖惟餘舅所舉
者而已若媵食舅所舉而御無舉可食一食舉一不食舉
非交鎗之義故媵亦不餕舉經特著始飯二字以明交鎗
而餕止敦黍也古文作姑者胡氏承珙曰姑飯者
媵御共餕姑之飯黍而不餕舅飯亦不敢衰之意

右婦饋舅姑

舅姑共饋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
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者獻酬
醉以潔清爲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於
薦左不舉其燕正義曰更陳本誤作受○賈疏云共饋
則更使人舉爵婦以一獻之禮者案下記云饋婦姑薦焉注云舅姑共饋婦舅獻爵姑薦脯醢但薦脯醢無盥洗
之事今設北洗爲婦人不下堂也云姑洗于北洗洗者洗
爵則是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也褚氏寅
亮云舅姑席位當如見時注中其燕以下補經未備容饋

後亦燕朱子曰以鄉飲酒約之席在室外西舅酌酒獻婦於席西受飲畢更爵醉舅姑乃酌自飲畢更酌以酬婦獻酢則各於其席前舅拜於阼階上北面婦拜於席西東面姑酌婦則於主人之席北而奠解於婦之薦面奠酬者婦取姑之酬酒而奠解於薦東也不燕者尊卑之分嚴也張氏惠言云饗婦禮略以意言之舅降取爵於篚婦遲於房舅升酌筵前北面婦筵西東面拜受舅阼階東面拜送卽席姑薦脯醢贊者設俎婦祭脯醢祭肺祭酒降席東面卒爵拜舅答拜婦又拜更爵洗酌阼階上酢舅舅西面拜受婦復位東面拜送婦薦脯醢亦立有折俎舅祭卒爵拜婦答拜姑洗於北洗酌筵前北面酬婦拜卒爵婦北面於姑西答拜姑洗酌婦北面拜受姑北面拜送姑復位婦奠爵於薦左復位墳案義疏云舅獻姑薦疏云舅獻姑酬其成一獻下記亦云姑薦又云婦醉舅更爵自薦則一饗而獻酢酬之節皆備也據鄉飲酒禮獻賓席前北面酬則席前北面賓酢主人則席前東南面薦脯醢此經第言一獻至所謂酬者考之於禮主人酬賓則奠於薦右鄉飲酒禮主人奠解于薦西是也賓及主人拜送後賓乃奠於薦左

彼經所謂賓北面奠解于薦東是也此經奠酬當亦合姑與婦言姑奠在右婦奠在左酢則當有舅席如婦見時所設婦東南面送爵於舅姑酬則無酢故略之吳氏廷華云一日之間行見舅姑禮又行醴婦禮又行饋舅姑禮其禮亦甚繁乃又以饗禮責其行不但過勞恐日不足是當異日爲之不必強爲之說也

舅姑先降自

西階婦降自阼階

授之室使爲正義曰賈疏云曲禮曰主明代己

疏

子事父母升降不由阼階是授婦以室之事也授之室昏義文也案舅姑同降

阼階是主人尊者升降之處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

阼階亦舅先降三等姑乃從之

歸婦俎于婦氏人

言俎則饗

中等舅姑既降婦乃降自阼階

禮有性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

疏

正義曰通解以婦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所得禮

要義作明所得禮案賈疏云三牲是賓所當得則作所字解爲是鄉射注云遷設薦俎就之明已所得禮也亦是此意○盛氏世佐云歸者舅姑是有司授之俎蓋特豚也

歸俎饗賓之禮也饗婦亦歸其俎者亦所以厚禮之

右舅姑饗婦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

送者女家有司也齋至
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

以相厚古文

疏

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冠禮酬賓用束帛儀

錦皆作帛

疏

皮此不用帛用錦送者賤宜下賓也

注

云女家有司者尊無送卑之法士無臣故知有司送之也

云古文錦皆作帛者胡氏承珙云敖氏云聘禮使介行禮

用錦不用帛辟主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

案昏禮用束帛此酬用束錦或亦辟昏禮之正歟小行人

合六幣錦次帛繡

次錦則差次可知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

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

賓館速之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贈送

正義曰凡饗

疏

以此例

婦人亦贈可知不言婦人者文略

注云就賓館者贈賄

之等皆就館故知此亦就館也李氏如圭云聘賓至郊而

贈故知此亦

就其館也

右饗送者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沒終也。奠菜者以正義

日奠菜祭菜設於正祭此所謂廟見也。婦人必舅姑授之室使代己而後主祭祀。舅姑在則降阼階時已受之舅姑與祭可矣。若舅姑沒則無所受矣。故於時祭之先行廟見之禮以明其職之所有自受然後可以助祭也。必三月者時祭無過三月故以久者言之。若昏期近於時祭則不必三月矣。下記言三月祭行亦以廟見之後乃可以主祭也。江氏筠云賈疏引曾子問三月廟見云云謂卽彼祭於禡一也曾子問孔疏則謂廟見奠菜祭禡是一事。萬氏充宗云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禡之廟可以不見乎。觀曾子問又曰女未廟見而外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所以不遷不祔者以未廟見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矣。今案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禡卽別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沒者非謂舅姑沒者止行祭禡而別無廟見又非卽祭禡爲廟見如注疏家之說也。或曰經旣著奠菜之禮矣何以不并著廟見之文。曰經本詳初昏及夙興事初不及三月而後其言奠菜者特以見舅姑禮及之非主爲廟見致詳也。褚氏寅亮云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亦三月廟見舅若姑沒舅存則婦人無廟可見斯不行。

奠菜之禮矣賈疏極分明庾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沒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廟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尚存則權附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

席于廟與東面右

几席于北方南面

廟考妣之廟

疏正義曰賈疏云周禮司

几筵云每敦一几鄭注

云周禮雖合葬及時同在廟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又祭統云設同几同几卽同席此卽祭於廟中而別席者此旣廟見若生時見舅姑舅姑別席異面是以今亦別席異面象生不與常祭同也敖氏云右几見席南上也凡設几例在席之上端舅席東面而南上姑席南面而西上與生人室中之席東面者北上南面者東上鬼神則變之生時見舅姑舅不用几此有之者異其神也姑席無几主於尊者也張氏爾岐云席於奥者舅席也席於北方者姑席也

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

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帥道也入室也某氏者

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

正義曰盛氏世佐云祝

來婦言來爲婦嘉美也皇君也

疏鹽不言其處如常祭可

知也婦盥于門外著其異也蓋祝先入筵几於室中降盥

於阼階東南之洗乃出廟門

帥婦以入也賈疏謂祝盥亦

於門外非也某子之解說得之蓋謂父爲大夫子爲士

者也廟見祭類故以生者爲斲若其舅亦士也當稱其字

日伯某甫矣胡氏匡衷云祝接神之官論語祝鮀治宗廟

樂記宗祝辨乎宗廟之禮士得三廟則有祝明矣或曰此

祝贊婦廟見當爲女奴

曉事者如周禮之女祝

婦拜披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

又拜如初

正義曰吳氏廷華云坐

疑東字爲誤蓋當言北○盛氏世佐云婦人拜法見於經

傳者五曰肅拜少儀云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是也曰手

拜少儀注曰凶事乃手拜孔疏云婦人除爲喪主其餘輕

喪凶事乃有手拜是也曰稽頰喪服小記云婦人爲夫爲

長子稽頰是也曰頓首左傳晉穆嬴抱太子以適趙氏頓

首于宣子是也曰披地此奠菜禮是也唯肅拜爲正餘皆

非吉禮拔地之拜蓋介乎吉凶之間以致其哀敬之意數以男子九拜例之肅拜軍中之拜手拜蓋與空首相似其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也稽頸卽凶拜頓首是男子平敵相與之拜而穆廟施於其臣疏家以爲私求法非禮之正然廟遭襄公之惑則亦凶拜也始如吉拜而後稽頸爲殷之凶拜歟拔地於九拜無所似賈疏謂以手至地而稽首不至手又與空首不同注云婦人拔地猶男子稽首最重非謂拜法似之也然則拔地與肅拜異稽頸又與拔地異手拜與拔地皆以手至地而首或至手或不至手亦異熊氏謂初嫁及爲夫爲長子主喪則以手拔地蓋考之未精矣又案肅拜之法周禮注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釐也疏引鄉飲酒注推手曰揖引手曰撓爲證少儀注云肅拜低頭也若然女子拜蓋不折腰屈膝矣郝氏謂男子坐拜婦人立拜故婦見舅姑手棗栗股脩拜而後奠若坐奠必先奠後拜此說得之敖氏云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始未講平肅拜之法歟特牲禮破矣蓋拔地之拜爲不建事舅姑者設將以生其哀慕之心勇故與凶事手拜相似也案婦拜象拜送地奠菜于几

東席上象受也還又拜象答拜也此禮與生時舅姑相似
張氏爾岐云此在奧之席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曰士昏禮
疏云婦人肅拜爲正今云扳地則婦人之重拜也猶男子
之稽首亦拜中之重故以相況也考少儀曰婦人吉事雖
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鄭
注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拜至地也婦以肅拜爲正凶事乃
手拜耳是拜扳地卽手拜之類惟手拜用於凶事扳地
拜用於吉事爲異蓋婦人之拜皆立扳地始坐拜也

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筭菜于
席如初禮降堂階上也室事交平戶今降堂敬也於姑言敢告舅尊於姑

疏

正義曰赦氏云入而

北面也祝亦在左告之如初禮而奠於席上之右還又拜

也盛氏世佐云姑之生也婦不俠拜今乃如見舅之禮者

接神之道宜然也張氏

婦出祝闔牖戶几牖門無

正義曰

注日

接神云此北方之席爾岐云此北方之席

後戶闔之次第也故則先戶而後牖矣

疏云神尚幽也先牖

正義曰敖氏云不於堂

南面如舅姑禮婦之禮

因於廟辟尊者在之處也張氏見禮之疏

老醴婦于房中

爾岐云亦象舅姑生時因婦來見遂禮之也房中廟之房中盛氏世佐云上云贊醴婦贊卽老也以其助舅姑行禮故曰贊此無助故直指其人言之老家臣之長必有德而年高者爲之故使之醴婦所以代舅姑也特牲少牢禮有主婦與尸祝佐食賓獻醴飲爵之事古人行禮不以爲嫌也又郝氏謂三月廟見以夫婦共爲祭主非以三月爲限也苟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可以不與於祭乎與於祭可以不先見乎此皆臆說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固不與也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疏

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春秋宣五年經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云反馬也杜注禮送女畱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此士禮雖無反馬之事然送女者則必俟其成婦而後歸亦猶謙不敢自安之意也舅姑存則以昏之明日見於舅姑舅姑醴之婦禮成矣送者可以歸矣故舅姑於饗婦之後卽饗送者不必三月也若舅姑旣沒則必待三月廟見而後成婦記云擇日而祭于廟成婦之義也又云女未廟見而从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成婦而後送者乃可以歸故經言壻饗送者於老醴婦之後著其行禮之節也敖氏云此禮宜行於始嫁之時非也且婦

未受禮而先饗送者亦失其先後尊卑之次矣

記

右舅姑沒婦廟見及饗婦饗送者之禮

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禡廟辭無不腆無辱

用昕使者

用昏婿也腆善也賓不稱

疏正義曰昕陽始也昏陰終也受讀如受命文考之受謂命

於禡廟然後行事也蓋據婿家言之此爲適士二廟者言

其祖禱共廟雖受諸禡廟終不得云禡廟注云賓不稱

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者姑氏云腆厚也辱汗也以物贈

人自稱不腆謙言薄也賓至主人稱辱謙已汗也男女匹

合不得言薄言汙示誠信也顧氏曰婦嫁人之終始也先

王於此有省文尚質之意焉故辭無不腆無辱告之以直

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爲嗣續之基故以内心爲主而不尚乎文辭也非徒以教婦德而已

摯也皮帛也疏正義曰摯使者及婿

不用从皮帛必可制

摯屬也皮帛也疏所執以相況也从謂

雖也不用从所以釋用鴈之義此古人用幣之通法也郊特牲謂幣必誠聘禮記幣美則沒禮或失之華靡或失之濫惡是皆不可制也可。制則無二者之弊矣。

膾必用鮮魚用鮒必設全（設全者不設敗傷疏正義曰集釋校云說文有餕無餕云餕飢也一曰魚敗曰餕五經文字云餕奴罪反飢也經典相承別作餕爲飢餕字以餕爲餕餕之餕字書無文是也○褚氏寅亮云惟九鼎乃有鮮膾今有之者非攝盛也直取其新耳故賈疏以日新解之郝氏曰鮒即魚性相依附曰鮒全者謂體備盛氏世佐云鮒全謂豚俎也鮒骨體也全者不折也一骨分爲二曰折特牲少牢禮言俎之折者不是皆有鮒而不全也雖一體完矣而二十一體不備亦不可謂全若同牢之俎斯爲全耳

右記昏禮時地辭命用物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

疏

（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襍記曰女子許嫁笄而字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此敬氏之所本也然

先儒之論二笄禮則異是賀氏揚謂許嫁者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婦人禮之無女賓賈疏謂未許嫁而笄無主婦女賓使婦人而已又謂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醮之朱子謂許嫁而笄主婦當戒外姻爲女賓使之著笄而遂禮之未許嫁者則不戒女賓而自以家之諸婦行笄禮諸說皆用鄭義鄭注此節云使主婦女賓執其禮襍記云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蓋以禮之婦人執其禮七字爲指未許嫁者言而敖則通上許嫁者爲一義此其所以異也詳襍記文敖說亦不爲無理特其所謂未許嫁笄而不字者後許嫁將復笄而字之乎抑字而不復笄乎敖意似謂古女子皆二十笄而後許嫁許嫁復笄而字又與記文不合是則可疑矣或曰二笄禮同笄而字亦同惟有字而稱與不稱爲異耳韋氏協夢云笄女之禮與冠子略同冠子若不醴則醮用酒女子之笄亦可以醴與酒擇用之矣疏謂女子未許嫁而笄者始用酒意雖別之於已許嫁者而不知其說之非也蓋已許嫁與未許嫁皆以醴飲之以笄加之特有稱字不稱字之分耳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

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

教以婦德婦言婦容疏正義曰教氏云此據士族之貴者
婦功宗室大宗之家言也祖女所自出之君也祖國君
五廟大祖之廟不毀其餘先君若過高祖則毀其廟而遷
之未毀者以其猶在今君四親廟之中也其與君共大祖
者若大祖去今君五世廟雖不毀其禮亦與既毀者同祖
廟未毀而教於公宮統於祖也祖廟毀而教於宗室統於
宗也注云以有總麻之親者賈疏云共承高祖是四世
總麻之親若三世共會祖者是小功之親共祖是大功之
親共禫廟是齊衰之親則皆教於公宮今直言總麻者舉
最疏而言云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者昏義文鄭彼注
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云大
宗之家者昏義孔疏云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
近者於大宗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此說不若賈疏云不於
小宗者小宗卑故也若謂與國君絕服者教於大宗之家
大宗絕服者教於小宗之家設有繼高祖之宗而與大宗
絕服者將於何教乎教於大宗則已遠教於己室是無統
矣此則孔說所不通也褚氏寅亮云異姓亦有宗子之室於彼教之

右記笄女教女之事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

受鴈於兩極間南面還於阼階上對

賓以女名疏

正義曰敖氏云問名之儀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自西階東面問名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受於

楹間還於阼階上西面賓亦還於西階東面主人對賓受

命乃俱降也吳氏廷華云致命皆當阿此時當亦如之當

阿亦階上地

但入堂淡耳

右記問名對賓之節

祭醴始報一祭又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

命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疏

正義曰凡祭醴之法皆如此納徵請期還報於壻父其記於此者以問名諸禮皆

醴賓故也吳氏廷華云經醴賓以柂祭醴三此祭醴當指賓言況下明言賓取脯又言反命其爲賓之祭醴甚明賈疏以贊醴婦言之謬矣至所謂又報再祭者據廣韻再仍也謂仍如始祭報之以至於三也賈謂再祭分爲二祭非也

右記祭醴法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

南

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龠者左首隨入爲門中阤狹西上中

庭位

疏

正義曰敖氏云先儒讀攝爲摺則訓疊也今人屈物而疊之謂之摺執皮攝之者中屈其皮疊而執

之也

內文兼執足攝之之法也文獻毛之文也內文者事

未至也

左首爲西上也云隨入者以其拉設嫌亦竝行也

西上

統於賓也參分庭一在南者參分庭淡而所立之處

當其參分之一故二分在北一分在南也此設皮之位亦

當在西方

注云左首象生者褚氏寅亮云注是也非以西上故也故聘禮則右首矣盛氏世佐云攝皮之位說見

聘禮敖云在西方非是云隨入爲門中阤狹者賈疏云皮

皆橫執之近人云廟門容大局七個注大局牛鼎之局長

三尺每局爲一個七個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門中阤狹隨入得竝也賓致命

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

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

長也自

疏

正義曰敖氏云釋外足見文所謂張皮也見文

由也事已至也皮以文爲美故當授受之節宜示之他時則否士謂主人之私臣非指有爵者言也自東自門東而來也士之私臣其位在門東北面後與左皆據執皮者言也受者居客之左便其先執前乃執後也聘禮曰賓出當之坐攝之逆退在東者先退由便也此記與聘禮互見當參考注云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者賓堂上致命時執皮者庭中釋皮外足見文主人堂上受命時主人屬吏受皮者自東方出執皮者之後至其左北面受之也云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者韋氏協夢云士謂主人之私臣及府史胥徒之屬注以中士下士當之固非而敖氏專指私臣言亦未備

右記納徵庭實之節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

女既次紳衣父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也女奠爵於薦東立於位而俟婿婿至父出使

擯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婿且當戒女也

疏正義

曰注云蓋母薦焉者賈疏云舅姑共饗婦姑薦脯醢故知父母醴女亦母薦脯醢云奠爵於薦東者士冠禮子與醮子及此篇醴賓禮婦皆奠爵於薦東明此亦奠爵薦東也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

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

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使不怠

疏

正義曰不教氏集釋作勿。賈疏云母出房戶西南面女出房西行故云出于母左父在阼階上西面故因而戒之母戒諸西階上者母初立房西女出房母行至西階上乃戒之也注云必有正焉者盛氏世佐云以物爲憑日正母施衿結帨庶母施鞶皆謂以物與之則此衣若笄亦父戒時子女使服之識而弗忘也

右記父母授女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持几者重慎之

疏

正義曰賈疏

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但無文今人猶用臺盛氏世佐云從者二人蓋夫家之從者跪而持之者几卑故也相對各持其几

之一端也

右記婦升車法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幕酌玄酒三屬于尊乘餘水于堂下

階間加勺

屬注也玄酒況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三注於尊中疏正義曰敖氏曰云酌

則以勺也乘餘水者不欲人裹用之也徹幕加勺兼指二尊而言吳氏廷輩云周禮酒正疏云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爲十六尊蓋以五齊各有明水之尊三酒各有一玄酒之尊也司尊彝疏云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五

齊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是以酒正疏十六尊又增出玄酒鬱鬯二尊爲十八尊也十八尊中正尊與配尊各九

卽此疏配尊等說也案郊特牲只有齊加明水無三酒加玄酒之文況所謂加明水不過如禮運所謂玄酒在堂醴醕在戶蓋於五齊之外別加一明水之尊非謂五齊各有一明水之尊也又據彼文云明水況之似五齊各有一明水以況之不知五齊雖有異同而明水則一何必分而爲五且據司尊彝疏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此益爲況清況醕言之如其說亦止三酒用水與鬱鬯五齊何涉此賈疏復舉以爲說謬矣

右記注玄酒之節

笄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寧徹笄

被表也笄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爲敬橋

所以庶笄其制未聞今文橋爲鎬

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橋制漢時已不可考無論後世葬圖云舊圖云讀如被

橋舉之橋以木爲之似今之步案高五尺下附午貫舉笄處亦午爲之此則漢法也郝氏曰橋笄蓋曲起如橋以被

覆其上奉以進曲禮奉席如橋衡聘禮勞以二竹籃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栗與此同

二說不同請以經文折之經云加于橋則所以庶笄也當從注云笄蓋者非也字从

木則以木爲之當從圖命名之義或取其狀相似則如橋

之說亦未可盡廢特其所稱橋衡之義亦與鄭異鄭注曲

禮云橋井上樑槔注云今文橋爲鎬者胡氏承珙云說文

橋水梁也橋之本義爲橋梁古者井上樑槔亦名橋曲禮奉席如橋衡是也此橋所以庶笄鄭雖云其制未聞然作

橋於義爲近若鎬爲盥器與此無涉故不從古文

右記笄飾及受笄之節

婦席薦餕于房

醴婦饗婦

正義曰賈疏云醴婦時惟席之席薦也

疏與薦無俎其饗婦非直有席焉竝有俎俎則不饗於房從鼎升於俎入設於席前今據

醴婦時同有席與薦餕於房中者言也盛氏世佐曰經但云席于戶牖間而不見席未設時所陳處但云側尊軀醴于房中而不見薦所陳處故記之薦謂脯醢也冠禮筵在南尊在北籩豆次尊南上此宜亦如之未設時先餕于房及其設之則席在舅姑寢堂上客位脯醢設於席前饗婦之位同注

饗婦姑薦舅

舅姑共饗婦舅

正義曰賈疏云

疏經直云舅姑共

說是也

饗婦姑薦舅

舅姑共饗婦舅

正義曰賈疏云

疏經直云舅姑共

饗婦以一獻之禮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籩在東北面盥不言姑薦故記之

洗在北堂所謂北洗北堂房中半以北

正義曰賈疏云

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

疏房與室相連爲

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知房無北戶者見上文尊于

房戶之東房有南戶矣燕禮大射皆云羞膳者升自北階

立于房中不言入房是無北壁而無戶是以得設洗直室

東隅也敖氏云室之東隅有二云在北堂故無嫌於南籩

盛爵解爲婦酢姑酬也庭中設洗水在洗東籩在洗西此

籩在洗東則水在洗西矣盥爲將洗爵以酬舅也無嫌於

不洗故惟以盥見之此洗內洗也亦曰北洗凡其設之與盥者之位皆如此記主爲婦禮發之故惟云婦洗盛氏世佐曰古宮廟之制楊氏儀禮考通圖最分明惟北堂之說略焉今以禮家言推大夫士屋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爲楣爲廡皆堂也棟北兩架西爲室東爲房室與房之南皆有壁有戶有牖室北有牆謂之北墉房北無牆故名其半以北曰北堂婦洗設於此云直室東隅者明其在房之西偏也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者此鄭義也陳氏祥道謂大夫婦醉舅更酌自薦更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相同非也男女不正義曰更爵者不敢用舅獻己之爵爲己飲而相因也疏更也自薦者爲姑親薦己故不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者爲禮疏

正義曰此謂舅將獻婦之時也舅降謂降洗也婦辟于房者既不從降又不敢安於堂上故空辟也張氏爾岐云辭洗拜洗賓主敵者之婦於舅則不敢也凡婦人相饗無降姑饗婦人送者於篚在上存饗婦者也故以凡言之言婦人相饗無降明男

女相譽則有降者如
上記所謂舅降是也

右記醴婦饗婦饌具儀節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

正義曰程氏疏瑤田云助祭

自兼通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通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通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韋氏協夢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行也若然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盛氏世佐云特性少牢禮婦人助祭者內賓宗婦皆與此不專指通婦若謂助夫祭爲主婦必舅姑既沒或老而傳者乃得爲之舅在無姑仍不得爲主婦也敖氏知此禮該舅姑之存沒而不兼庶婦言亦未爲備

右記婦助祭之期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

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饋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

通婦酌之以體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疏正義曰褚氏寅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於通也亮云醴適婦與

禮適子同則醮庶婦與醮庶子位在外南面矣敖氏疑此席亦在戶間非也張氏爾岐云亦昏之明日婦見舅姑時因使人醮之於房外之西如醴婦之儀婦不饋則舅姑亦不饗也盛氏世佐云或疑醮禮亦行於見舅姑之日斯時房外之位姑實在焉豈庶婦見舅姑其位亦異於通歟曰非也上文贊醴婦時舅姑尚在阼與房外之位醴畢乃入室若親醴之然所以尊適也此云使人醮之則舅姑早入於室矣無妨席於房外也人亦室老也舅姑不在其位故不云贊注云酒不酬酢曰醮者亦如庶子醮然知亦有脯醢者以饗婦醮子皆有脯醢也云其儀則同者適婦用醴於客位東面拜受禮贊者北面拜送今庶婦雖於房外之西者亦東面拜受醮者亦北面拜送也

右記庶婦禮之不同於適婦者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

昏辭擯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女父也稱有惠明下達貺

賜也室猶妻也子謂公正義曰賈疏云婚家舊已有辭冷長可妻也某婿名疏女家見許故今得言貺室若然則納采之前固有行媒以合二姓之好矣經不具者以不在六禮之內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

也請納采

某婿父名也
某也使名也

疏

正義曰使下教氏有此字○案行禮而推本於先人示不敢自

爲主

對曰某之子愚蠢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對曰

者揅出納賓之辭某女父名也

疏

正義曰徐本集釋通解俱作今文○弗爲

不者胡氏承琪云下文納吉對曰某之子不教蓋至納吉則事已定而情彌親故其辭徑遂此納采則禮初行而情

疏

未愜故其致命曰敢納采

疏

正義曰賈疏云此使者升堂致辭微婉耳如納徵不言之者文不具也

氏云此不言對則是主人惟拜而已

右納采之辭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上敢請女爲誰氏

某使者名也誰氏者謙也

不必其主

疏

正義曰某婿父名言婿父既受主人之命將人之女

加之於上敢請女爲誰氏也注以某爲使者名加上豈使者事乎盛氏世佐云古人有姓有氏姓如姬妾之類氏如叔孫季孫之類男子惟稱氏婦人恆稱姓記

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男子之禮也婦人既笄之後卽
以伯仲爲字而稱之皆與男子異故以姓配伯仲婦人之
通稱間有以姓配氏者如樂曆之妻曰樂祁郭偃之妻曰
東郭姜之類蓋傳者以此相別耳非常稱也婦人之氏有
二種而姓氏之氏不與焉一則以姓爲氏如曰姬氏姜氏
是也一則以字爲氏如詩所稱戴嬪大任皆曰仲氏是也
上云某氏來婦某姓也此云女爲誰氏誰字也禮本問名
辭乃問字者使者不敢斥言主人則直告以女名矣若女
之姓氏於媒氏傳言時已知之何必問邪注誤以問名爲
問姓嫌於知而復問故以謙不必其主人之女解之非也
疏家主於護注遂創爲名有二種之說此皆泥於婦人不
以名行之故耳夫不以名行者特以婦人無外事故名不
聞於人非謂有名而不稱也昭二十七年左傳云請以重
見是婦人稱名之例矣周禮媒氏云凡男女自成名以上
皆書歲月日名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然則女子未字以前其名不出於樞惟媒氏知之而男家則猶待
也姜氏亦知注疏之誤而其說以問名爲問字亦未爲得
又不駁注不必其主人之女云卽收養爲己女亦當姓主
人之姓豈有養女仍以本姓之而待請其姓此尤非也
男女辨姓收養之女不必不以本姓姓之不知其姓當以

實告男家而使卜之如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之例豈得
冒己之姓而或犯同姓爲昏之屬禁哉然其告之也亦當
於媒氏傳言之時不待納采後尙煩男家之間此注說所
以難通也昏義孔疏云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
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亦非問女名將以卜之也
問女母之姓名何爲哉又案此辭及下文吾子有命以下
至某不敢辭皆賓在廟門外與擯者對答之辭卽經所謂
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者也賓致命於堂當曰
敢問名主人則直以女名對之卽上記所謂主人受鴈還
面面對者也疏以此爲致命之辭張氏謂告擯者之辭當
亦不異今皆不取教說近是而謂致命亦當云敢請女爲
誰氏恐非也不敢斥言而云誰氏者使者之辭直云問名
者婿父之命自納采以至請期致命之辭俱對曰吾子有
相似故記於納采納徵見其例而餘則略之對曰吾子有
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卒曰某氏不記之正義

謂問女名也備數而擇之若曰不專采已女然謙也褚氏
寅亮云賓之辭若不必爲主人之女主人之辭若猶有他
姓與男氏議昏者無其事而設其辭皆謙退不敢質言也
注云不記之者明爲主人之女者言主人雖對以已女

之氏而記者以其
可知而不記耳

右問名之辭

體曰子爲事故至于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體從者

言從

者謙不敢席也

疏

正義曰胡氏承珙云注云今文於爲于

今文於爲于

疏

者說文于於也象氣之舒段氏玉裁云

於者古文烏也於下云孔子曰烏云呼也取其助氣故以

爲烏呼然則以於釋于亦取其助氣故以

也凡詩書用于字凡論語用於字蓋于於二字在周時爲

古今字故釋詁毛傳以今字釋古字也此字蓋古文之後

出者此字既出則又于於爲古今字凡經多用于凡傳多

用於鄭於昏禮大射儀從古文作於既夕記又從古文作

于者正欲見古文

疏

正義曰此及下主人又請固如故

疏

之之辭言先人見不可辭

先人之禮敢固以請

主人辭疏

正義曰此及下主人又請固如故

疏

之之辭言先人見不可辭

之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

賓辭也不得命者

疏

正義曰徐

堅也

疏

不得辭己之命

疏

卷二十一

二十一

陳集釋通解楊敖辭已之命辭俱作許○此及下使者又答也教氏云此皆損者傳賓主之辭卽經所謂請醴賓賓禮辭許

者也

右醴賓之辭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貺賜也

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婿父名

疏

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賈疏於貺字絕句非對

曰

某之子不教

惟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

與猶兼也文與爲豫

古疏

正義曰賈

疏云我與在以其夫婦一體夫既得吉婦吉可知故云我兼在吉中也注云古文與爲豫者胡氏承珙云與正

字豫古文假俗字

右納吉之辭

納微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儼皮束帛

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

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

典常也法也

疏正義

謂先人之禮也納采

之屬不言行禮物者猶特教以將命非幣帛之可比也盛

氏世佐云致命之辭宜在敢不承命之後對曰吾子順先

典云云當在致命曰某敢納徵之上

右納徵之辭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旣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

某也請吉日

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憚

度謂卒有从喪此三族者己及子皆謂服期

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

疏

正義曰申受命者自納采以來每度受命也王

氏引之云卒有从喪不測之患則不得嫁娶矣何以請吉

日若豫料將來則又與惟是之文不合案不無也虞憂也

無憂謂無从喪也三族無从喪則可行嘉禮故惟用此三

族無虞之時請吉日也此與萃象傳之戒虞左傳之備其

不虞異調彼謂不億對曰某旣前受命者

度此謂無憂患也

對曰某固惟命是聽

前受

申前事也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主人以期當自婿家來故辭之

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

父名也

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

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

某吉日疏正義曰使者來時本受之甲乙吉期於婿父初執謙以

請之此乃因其固辭而告之也

對曰某敢不敬須也

疏

正義曰盛氏世佐曰此節張氏

謂皆賓與主人面相往復之詞敖氏則以吾子有賜命以下至某敢告期爲擯者所傳曰某日以下方屬堂上往復

之辭二說俱未安謂皆堂上致命之辭則失卻擯者傳言

一段如敖氏說又未免割裂之病蓋此辭皆使者在門外

與擯者所往復者也其致命於堂當日敢請期而主人亦

惟拜命而已不於堂告期者以在門外已告也仍曰請期

者以婿父之命本欲使者請女氏示期所謂某命某聽命

於吾子也若於堂上直告之曰某日豈得爲致命乎故以

吉日私告擯者而致命仍日敢請期斯於情文兩得矣不

記之者如上文納吉辭之例也又案昏辭凡使者稱吾子

皆謂女父也。擯者稱吾子，皆謂壻父也。注以擯辭之吾子爲指使者，其餘尚可強通納微。對曰：吾子順先典則不可通矣。使者明云某有先人之禮，而對辭乃謂使者順先典是以重禮之貺爲出於使者矣。其可乎？或疑向使者不合稱壻父爲吾子，然使者之稱吾子亦非面女父之辭也。況壻父是使命所自出，女家顧無一辭及之，豈禮也哉？惟醞辭曰：子爲事故之子，指使者言納吉。對曰：子有吉亦指使者，而意則不專。指使者猶下言我與在，雖爲擯者自我而意亦不專。擯者何以知擯者自我也？凡擯者稱女父皆稱其名，此不云某而云我，則非指女父矣。何以不稱吾子有吉，某與在也？吉不專在壻女之父也。二姓之人皆在吉中而使與擯周旋，其間樂其事之有成者亦與有榮焉。曰：子曰：我舉情之疏者而戚者可知也。問名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注以以某爲使者名，亦非也。此與某加諸卜，某旣申受命矣，兩處語意相似。某字皆當指壻父名時，雖未反命而使者已受命，卽如壻父親受命矣。將加諸卜不可謂使者卜也。一使兼行二禮，皆出自壻父之命，故辭必稟之，某敢納徵之。某亦當指壻父名，以此是致壻父之命也。

右請期之辭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旣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

矣

告禮所執脯疏

正義曰通典無告字玩賈疏意似亦無告字

告禮所執脯者盛氏世佐云上記云賓右取脯左奉之乃

歸執以反命則知此禮是謂所執脯矣蓋以己之得禮明

不辱命也至其在女家交際之儀酬答之辭自當一一述

於主人而記者則不及詳敖氏謂禮卽女家所受納采問

名之類不若注說之安也

右使者反命之辭

父醮子

子婿疏

正義曰男言醮女言醴互文也取婦以承

也疏

祭故重其禮亦應在廟與醴女同賈疏以

不言神位故知其不在寢未免穿鑿

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相助也

庸之疏正義曰爾相謂婦也祭統記國君取夫人之辭而

事云上以事宗廟而勸勉也下以繼後世也

勸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若猶女

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女之

疏

正義曰張淳云釋文作帥道當

行則當有常淡戒之詩云大姒嗣徽音

疏

云勉帥道婦張氏之說是也帥之訓道上文已具故此不

復言但疊帥道二字以見義○張氏爾岐云當四字爲句事嗣叶相當首尾叶敷氏讀助帥以敬爲句先妣之嗣爲

句言女當勉帥之以敬彼能敬則盡婦道而可以嗣續我

先妣之事矣王氏引之曰敷說是矣而未盡也之是也言當勉帥以敬惟先妣是嗣也大雅河漢篇召公是似文義

與此同傳曰似嗣也經文以事嗣爲韻若則有常句不入

韻士冠禮醴禮儀旣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

龜士攸宜爰之于假永受保之備字爲韻嘉爰爲韻末子

二句不入韻是其例也顧氏詩本音謂相當爲韻非是子

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

疏

正義曰敷氏云堪任也惟恐

不任帥以敬之事蓋謙恭之

解子既對
乃拜受解

右父醮子辭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

賓

也命某某壻父名茲此也

正義曰吾子謂女父某壻父將行也使某行昏禮來迎

疏也命上敢不敬須之命也親

迎而曰承命

立言之法也

對曰某固敬具以須

疏正義曰承上請期答辭故曰固

右親迎至門告擯者辭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

夙早也早起夜臥

命舅姑之致命古

文母爲無

疏正義曰毋陳闡監本俱誤作母凡他篇母字此本亦有誤作母者可以義求之。張氏爾岐云卽記

云父面戒之必有正焉之解盛氏世佐云賈疏云父戒

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姑命故父云命母云戒此

注有姑字者傳寫誤也下文宮事謂姑命婦之事此說似

泥命謂舅姑之命注中姑字非衍也宮事謂凡宮中之事不可違夫命也孟子載母戒女辭曰無違夫子與此記互

相發矣注云古文母爲無者賈疏謂說文母爲禁辭故從今文母爲正也

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巾帨佩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卽前記云母戒諸面陪上之辭衿衣小帶一云衣領盛氏世佐云衿注疏無明文內則注

衿猶結也又與此義不合張說蓋用說文注及詩傳漢書注應劭曰衿帶也竊疑此說於此義稍近而施帶於身而結巾於帶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以爲識也

恭聽宗廟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庶母父之妾也鞶祭囊也男鞶

革女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爲謹敬申重也宗尊也愆過也

諸之也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以衣

笄者尊者之戒不嫌忘之視

疏

正義曰門內廟門之內也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疏

庶母位在下故送之及門

內張氏爾岐云鞶大帶其訓囊者从糸不从革視諸衿鞶

者教以見衿鞶卽憶父母之言也盛氏世佐云以鞶爲囊

者鄭義也杜注左傳以爲紳帶一名大帶質服皆與杜同

說文亦云大帶也孔疏每曲鄭而直杜以易訟之上九或

錫之鞶帶知鞶卽帶也左傳疏又以內則繁袞之繁亦當

爲帶然繁字从糸鞶字从革則一爲囊一爲帶自屬兩義

張說近得其實上文母施衿愚既以帶解之矣此鞶又爲

錫之鞶帶知鞶卽帶也左傳疏又以內則繁袞之繁亦當

爲帶者丈夫之帶有二一爲大帶以束衣一爲革帶以佩執

玉之等婦帶應如之鞶爲大帶則衿猶丈夫之革帶歟知

衿非衣小帶者小帶散在於衣非總束其身且非所用以

散

佩物也凡佩繫於革帶故施衿則結帨以爲之佩抑猶有
疑焉者玉藻論大帶之制自天子以至於士皆以絲爲之
而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是杜意爲不可通矣意者內則
之鞶當作繁所謂小囊盛帨巾者也易與春秋傳之鞶則
如字而爲大帶之別名與內則所論男女幼小時飾易春
秋傳所陳命服之飾其指不同也或曰此記之鞶鄭義亦
可通蓋母爲之結帨而庶母施囊以盛之也鞶與繁古通
用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者胡氏承珙云
賈疏云曲禮云幼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彼注破
从示此注以視爲正字以示爲俗誤不同者但古文字少
故眼目視瞻與以物示人者皆作視字故此注云視乃正
字今人作示是俗人以今示解古視故云誤也彼注云視
今之示字者以今曉古故舉今文示而言兩注相兼乃具
也承珙案小雅視民不挑箋云視今示字曲禮注云視今
之示字謂此視字卽今人所用之示字古人正作視不作
示耳孔疏云鄭注經中視字者是今之以物示人之示也
是舉今以辨古此說得之賈疏謂曲禮注破視從示非也

右父母送女戒命之辭

婿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禮也

婢教人首疏正義曰經文十
四字徐本集

本集釋通解皆有注四字徐本集
釋通解楊氏皆有今本經注俱脫

右姆辭婿授綏之辭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

春秋紀裂繡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是有有父者禮七十老而

傳八十齊衰之事弗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爲宗子其取也父命之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請期以上五禮皆

命使者行故言使命所出必自其父若無父者則母命之

母命之者亦但命子之父兄師友使之命使不得稱母命

以通使也親皆沒不得已乃親命之所以著廉遠恥也盛

氏世佐云母命之者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者親

迎則使命其子昏辭皆稱母所使出命者之名也雖有諸

父諸兄不敢擅爲昏主必待母命而後爲之尊大宗也母

沒則族人無敢主其昏矣故己躬命之躬命之者親迎五

禮之使者親迎則告之於禍而其辭皆稱婿名也說苑載

諸侯親迎之辭直稱某國寡小君使寡人云云而嫁女之國亦女母夫人對是婦人得與外事矣又言諸侯以至士庶人親迎皆用屨或三兩二兩而以所加琮與束脩爲異無用鴈者亦與此經不合益襍取諸書所成未可盡信也昏禮當使同姓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母師友說苑載大夫士昏辭亦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父兄竝稱恐未安注云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縕來逆女者隱二年經書秋九月紀裂縕來逆女公羊傳裂縕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何休云爲耆庶遠耻也又云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專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無母也何注云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又云然則紀有母乎日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注云禮婦人無外事命不通故稱使褚氏寅亮云命與親迎各不相蒙集說言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又所以遠別也服注亦云不稱主人母富冕而親迎旣繼世而爲諸侯無父可知而必親迎則親迎豈以父存沒而異下記云不親迎謂或有事故及疾不

得親迎之等非必指父沒者而言也

支子則稱其宗

支子庶昆弟也
其宗子命使者稱疏正義

者言宗亦大宗子也稱其宗子命使者宗子尊也言稱其宗則非宗子自命之矣下文弟稱其兄亦然此支子與親兄服傳所云者不同盛氏世佐云此亦謂無父者支子與庶子異庶者對適而言支者對宗而言有庶子而爲宗者如庶子爲父後者是也有宗子而爲支者如身是繼祖之宗而父非適長則於祖爲支矣身是繼祖之宗而祖非適長則於曾祖爲支矣推而上之卽至爲繼高祖之宗而於大宗仍爲支子也曲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以支子對宗子言與此同喪服傳所云者非宗子之正解也宗五宗也大宗一小宗四稱謂昏辭所稱之名如曰某有先人之禮之類是也父在則某是父名無父則是繼祖之宗子名身繼祖則稱繼祖之宗身繼祖弟則稱其兄弟宗子之母弟正義曰此亦謂無父者褚氏寅亮云注所以必指宗子母則稱繼曾祖之宗其他可類推矣

謂有兄則不稱宗子尙
親也似失記者之意

右記使命所自出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

覲

女氏稱昏婿氏
稱姻覲見也

正義曰敖氏云親迎之時主人迎婿以入母立於房外婿奠鴈而降是亦

見婿之父母矣若不親迎則婿須別見故於此時爲之必

俟三月者婦無舅姑者三月而廟見故此婿行禮於婦家

亦以之爲節也下文云某之子未得濯漑于祭祀然則此

在廟見之後祭行之前乎盛氏世佐云敖氏創爲無父者

不親迎之說據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娶婦事曰圍布几

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則無父者告於廟而後迎禮也豈

以無所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紀裂

矯來逆女公羊傳曰謾始不親迎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

逆女杜注云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冕而親迎孔

子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廢也况大夫以下

乎叔氏之云其爲謾說無疑矣注云女氏稱昏婿氏稱

婿者猶雅釋親文所以別男女則男稱昏女稱姻者義取

婿昏時往娶女則因之而來及其親則女氏稱昏婿氏稱姻義取送女者昏時往男家因得見之故也

主人

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漑于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

主人女父也以白造

繙曰正義曰漑敖氏作溉張氏云釋文云溉古代反少辱牢禮溉鼎七俎溉餽瓶匕與敦溉豆籩勺爵觚解

字皆作溉今本釋文作漑戴氏震曰說文溉滌也溉灌注也二字各別此當爲溉○敖氏曰濯洗也溉拭也濯溉於

祭祀謂祭祀則濯溉祭器此非主婦之事乃言某之子亦謙辭也王氏引之云注疏不釋數字釋文亦無音案數當

音所角切爾雅曰數疾也數之言速也驟也會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鄭注數讀爲速是也言前此驟爲昏姻其時

未久某之子尙未濯溉于祭祀某是以未敢往見吾子也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

命請終賜見

非他故彌親之辭命謂將疏正義曰通解他

氏爾岐云非他故謂以非他人之故而未見案非他卽詩兄弟匪他之義親親之辭也言某以至親故不敢辱主人

走見之命請終賜見之賈疏以非他二字連讀非也注云今文無終賜者此從古文有終賜者蓋以辭謙爲得禮

耳對曰某得以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不言外亦彌親之辭

古文曰正義曰此所謂禮辭也得爲昏姻則異于賓客外昏姻所以不敢固辭也先辭其見而後不辭其摯亦

疏異於賓客注云古文曰外昏姻者校勘記曰以得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得以集釋校云上言某以得

爲外昏姻之數以者自以也此乃云某得以爲昏姻之故以者指婿以之也正與故字語氣相貫今注疏本從敖氏

說改經耳胡氏承珙云上言自以得爲昏姻之驟故謙而言外下言得其婿以我爲昏姻之故故親而不復言外邵晉通謂上言外昏

婚姻此不宜異非也主人出門左面面婿入門東面奠摯再拜

拜出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婿見於寢奠贊者婿有子道不敢授也摯雉晚一左字此賓主服玄端郝氏曰主人出婿入門皆大門

也主人以迎賓之禮出婿不敢當先入門東面奠摯再拜疏

於見賓客之位蓋親之也婿入門亦入門左也記似晚一左字此賓主服玄端郝氏曰主人出婿入門皆大門

如父子禮不敢親授也主人不答拜示不敢受也盛氏世
佐云見壻之異於見賓者主人出門而左不拜不揖入是
已不必以不出大門爲異也凡出門則以東爲左入則以
西爲左記於壻入門下云東面則壻亦入門左矣不言左
省文也疏云案聘禮賓執摯入門右從君臣禮也辭之乃
出由門左面向北面從賓客禮此亦然似以壻入門爲右
者然入門右者奠摯當北面此云東面明與聘禮有閒當
以教說爲正案注言雉也以別於屬壻親迎執屬此當執
雉賈疏未得注意

攢者以摯出請受

欲使以賓

正義曰教氏云

出

女父

疏者亦如聘禮受

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

出已見

正義曰受摯入

華乃更西入也教氏云壻東面辭既許則進訝受其摯入
立于寢門外之右東面向主人也褚氏寅亮駁之曰經明
著入與出之文教氏以爲訝受於門中屬說也授受之節
宜亦如士相見禮在中庭盛氏世佐云此禮蓋與聘禮上

介親主國君相似婿受擎入門左主人再拜于中庭婿進
北面授擎還復位乃再拜送也張氏爾岐云婿出更以請
見主婦告擯見主婦主婦閨扉立于其內主婦主人之婦
者乃入見也見主婦者兄也見主婦者兄也見主婦者兄
弟之道宜相親也閨扉疏正義曰敖氏云擯出請入告主
者婦人無外事扉左扉疏婦乃位於此然後婿入必出乃
入者禮更端不敢由便也主婦此時亦櫛笄宵衣注云
扉左扉者盛氏世佐云左扉是也門以向堂爲正左扉西
屏也閨西屏立于其內主婦之正位也蓋取夫東婦西之
義士禮閨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凶禮變於吉也敖氏據
之而以此扉爲東扉誤矣賈疏謂東扉卽左扉尤誤云兄
弟之道宜相親也者爾雅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故知主婦
之道宜相親也者爾雅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故知主婦
於婿者兄也婿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婿答再拜主婦又
弟之道也

拜婿出必先一拜者婦人疏正義曰于丈夫之于要義作
於丈夫必俠拜疏與○主婦與婿行禮乃俠拜
者重始見也婿東面則主婦南面不相對禮經釋例曰婦
見舅姑如臣之見君女父見婿如主人之見賓陽尊陰卑
之義也

幣

及與也無幣

疏

正義曰教氏云此略如舅姑饗婦之禮

異於賓客

疏

而無俎盛氏世佐云主人送婿于寢門

外

因請醴之遂及婿揖讓而入也及之云者嫌使賓者請

也

且以見婿見主婦而出亦主人送也教云及當作乃非

也

入入寢門也此時婿尚未出大門士冠禮云賓出主人

送于廟門外

請醴賓賓禮辭許此宜如之但婿見於寢則

爲寢門

而非廟門耳注云無幣異於賓客者案士冠禮

醴賓酬之以

幣昏禮饗賓酬以來錦燕禮大射酬賓客皆

有幣此無幣故

謂送于外門外

右記不親迎者見婦父母之禮